

天下

第四期

讀陳乃乾上海書林夢憶錄感言

繆子彬

進關的年齡

晴峯

談曹禺的「家」

諸葛蓉

籬下偶記

王仲鄂

肺病患者的樂園

覃以理



卅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

★肺病患者的樂園圖書公司北平立國

司公車客輪三

租出造製營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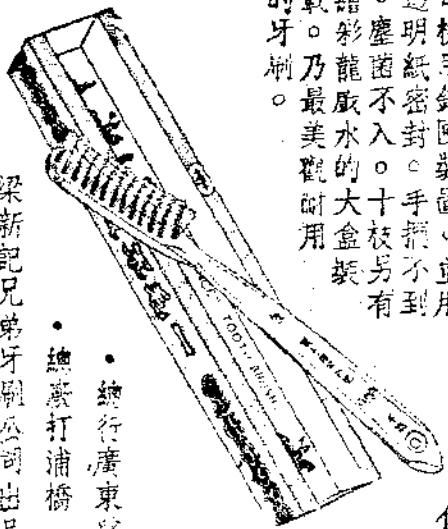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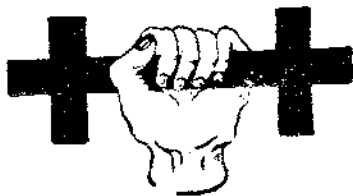


飛達

98289



牌十雙



每枝用錦匣裝置。並用
透明紙密封。手擦不到
。塵菌不入。十枝另有
繪彩龍版水的大盒裝
載。乃最美麗耐用
的牙刷。

千歲

牙刷

售有處各

梁新記兄弟牙刷公司出品

總行廣東路
總發行打浦橋

理經司公器銀國中

器銀製機昌寶陳

堅	式	常	各	皿	器	銀	電
固	樣	年	大	烟	酒	餐	茶
耐	新	採	餐	具	具	具	具
用	穎	用	館	麗	華	貴	高

號三三四路寺安靜：所行發

八二三七三：話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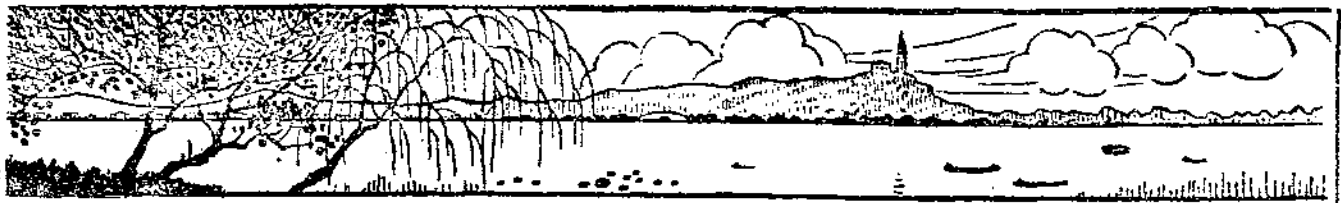
號七三一一路建福北：址廠

〇四一二四：話電

B.H.B.

衣雨牌馬雙

售均司公大各



天下半月刊第四期目次

中華民國卅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
每册零售十元·長期預約優待八折

讀陳乃乾上海書林夢憶錄感言……………

…………… 繆子彬(二)

詩詞(六首)…………… 班公·宣閣(三)

進關的年齡…………… 晴 峯(四)

離下偶記…………… 王仲鄂(七)

儒家的「氣」…………… 張亦菴(一〇)

雨天…………… 胡山源(一一)

鄉居雜話…………… 張葉舟(一四)

專訪 肺病患者的樂園…………… 賈以理(一七)

本刊社址遷移

本刊因原有社址不敷應用，自本月十五日起遷往江西路四五二號二樓，電話一七〇七八，以後凡編輯發行廣告一切事務，均集中新址辦公諸希 公鑒

饅頭山(下)…………… 薛金鏞(二〇)

港九渡海記…………… 劍 雲(二三)

世界名著 流犯餘生記…………… 唐 牧(二五)

明星與傷風…………… 班 公(三〇)

半月劇評 曹禺的「家」…………… 諸葛蓉(三二)

標上君子…………… 諸葛蓉(三四)

生命的跳動…………… 唐立人(三五)

無名的一羣…………… 田心蓉(三六)

長篇連載 三眠…………… 勁 風(三七)

編者的話…………… 編 者(四〇)



讀陳乃乾上海書林夢憶錄感言

繆子彬

讀古今半月刊陳乃乾氏之上海書林夢憶錄三篇，其中篇對於先大夫藝風公多事詆毀。初本一笑置之。伏念先大夫自歸田後，數十年心血，全致力於讀書著書藏書刻書四事。對於同文及後學，有力者勸之藏刻，無力者則勸之讀。手創南北兩大圖書館。自刻及代他人所刻書，共計不下數萬卷。對於古人，對於當世，對於後代，在士林中，爲功爲過，昭昭明甚。豈以一二人之毀譽而能有所損益哉。是不足辯，且不必辯也。觀陳氏之第三篇，開首即曰友人某君函詰云云。足見是非尙在人心，益可以不辯矣。最近又讀朱樸之氏蠹魚篇序，內中特提出先大夫名姓，而爲陳氏之作揄揚。是朱氏且以陳氏所言爲信史，則後之人將更不能辯其真偽。故不得不略事申說，以免其混淆人之視聽也。

辛亥光復之年。寒家由寧移滬。先大夫每感滬居狹小，住人且無數，遑論住書。屢思旋寧，（寧寓有五開間大樓專儲書籍，樟木櫥六十具移滬時均棄之。）而環境輒不許。不得已遂有售書之念。書估中首知其事者爲忠厚書莊李紫東君，第一問價者亦爲李。（因李來最勤，每二三日必來一次）先大夫乃取藏書目一一標價其上，與之談判，兩次未諧。後亦置之。及先大夫棄養，愚兄弟因事業之關係，不能同居一地，遂決議出售。上海書業中人多思染指，而寒舍之戶限爲穿。此本標價之書目，固人人皆見。而某氏亦其中之一人也。惟陳氏於先大夫在世時，由費景韓先生介紹來談，嗣後數數挾書蒞臨，固寒家之座上客也。余因是得識陳氏。先大夫每語移日，此寒士而能讀書者，在今日爲不多觀，甚器重之。故談判書價時，愚兄弟亦以友朋視之，並不與於書估之列。其後屢談無結果，卒爲古書流通處所得。（余友朱君伯房（結一廬後人）洞悉此事原委，且能爲余作證。）陳氏對此，不無耿耿。其實天下事每每如此。得者一，失者十，固無法能使人人滿意。萬不料於若干年後陳氏尙記前嫌也。陳氏又云，繆氏所編書目，乃機械式，頗致譏諷。先大夫所編書目，係自創體裁，並非抄襲前人，何得謂之過失。余歷觀前輩所編書目，雖各具體裁，自成一派。若嚴格論之，凡通體一律者，皆可謂之機械式也。除非每一種書換一方式，此實不可能之事，試問陳氏能之乎。即使陳氏自編書目，余亦能爲之立一表式，使任何人能照填，豈非亦機械式乎。若陳氏能獨創一種使人無法仿效之體，方得爲之非機械式，試問陳氏能之乎。余拭目俟之。言之匪艱，行之維艱。余以爲凡編書目者，無非欲人明瞭其內容，至於形式，固無甚重輕也。

再論善本與非善本，實則非善本三字，乃陳氏首創之名詞，根本不能成立也。據余所聞於先大夫者，僅有善本與普通本之分。年代久遠之刻本及稀見者爲善本，近代所刻及常見者爲普通本。善本與普通本，僅階級之差，非善惡之別也。由於時代之推移，昔之所常見者，而今不多見。則在昔爲普通本，而今則爲善本矣。如宋刊本中有大字精刻本，亦有小字刻印俱劣者。上一種係官本或私家刻本，下一種如坊本及麻沙本，皆

書估刊以謀利者。其寫刻校皆不如官本，在當時不過如今之教習書供人取讀而已，在今日亦一律以爲寶視之矣。卅年前市上明刻精紙本尙常見，今則已稀如星鳳，價且較卅年前之宋本爲鉅。由此類推，善本之與普通本，僅時間問題耳。若曰善及非善，是完全處於相以地位，而先大夫亦無此大膽，敢斥前人一概爲非善也。今請再以陳氏本人作譬喻。卅年前陳氏已能讀書及讀書，而人不之知，亦猶書之尙在普通本時代也。及今老成凋謝，物以稀爲貴，陳氏乃漸露頭角，爲時所重，是已由普通本一躍而躋於善本之林矣。再卅年後，讀書人愈少，則陳氏或成爲孤本爲寶，豈非極明顯之例乎。

總之，余對陳氏，始終以學者目之。今乃對於一曾經請益之先輩，痛事詆毀，且歪曲事實，以誌其一己之私。學者之風度，固如是乎。有人謂此乃近世流行之宣傳術。攻擊一成名之人，以引起人之注意，收效最大。然而余以爲固無論其收穫如何，其道德品行，必有人議其後矣。愚兄弟自事變後，整居讀書，不事交游。初見此篇，猶不願置喙。今乃煎逼愈急，不得不起而作不平之鳴。愚兄弟不能擅督世守，遺先人羞。不肖之罪，固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陳氏若以老友之立場，任何責言，心甘領受。但祈不必再以先大夫來作宣傳之工具。則德德永無滄淡。今不得已而置辯，心實不安，尙希海內讀者共諒之。幸甚幸甚。

浣溪沙

宣 閣

輪囷老木含生意。筆底能回太古春。如此谿山不容住。天公孤負抱琴人。

枕上偶占

浣谿沙

爲友人題白描仕女

班 公

永憶西風伴淺涼。半遮秋色菊初黃。不矜顏澤那矜香。露溼中庭澗有淚。雲歸遠浦淡成妝。龍城終古月如霜。

澹掃雙蛾綠點唇。素羅裙褶縷湘紋。煙籠芍藥不勝春。做冷時光秋欲暮。惜花心事老猶溫。綵衣澆酒莫辭頻。

又

玉樓春

癸未暮春偶成

班 公

永憶高朋鍾子期。秋山春水寄新知。人天萬一著相思。醉裏放歌花寂寂。夢中憐笑步遲遲。苦吟眞覺鬢絲絲。

行人魂斷清明路。燕子來時三月暮。窗前紅瘦海棠花，陌上青翻楊柳樹。年年長怕春光誤。待得春來春又去。春來春去總歸情。祇覺春愁無著處。

題畫圖作古木遠山樹下有老人攜琴相對 班 公



進關的年齡

晴峯

——「少壯能幾時？」——

一九四四的元旦眼看就要臨到了！

在元旦的前夜——大除夕——臨近的當口，人們，大多數的人們，總不免在他們心田的深處，無端的會得掀起一陣感嘆——因為某種心事而不禁感慨系之。

當然哪，誰沒有一點心事？有了心事還能不感慨？不過在平常日子，忙著亂著，少有一種機會把心事觸動，只深深地埋藏著，可是一到了這年頭歲尾的分際，也不知是由於時季臨近終了的關係，也不知是由於習俗氛圍的襲擊，以致觸動心事，於是感覺惆悵。

「每逢佳節倍思親」，這是背井離鄉的心事；「君言不得意，歸臥兩山陲」，這是沒做到官的心事；「故園東望……雙柝龍鐘……」這是臨老思家的心事；「拔劍欲地……」這是懷才不遇的心事……

心事多著哪！各人有各的心事；把古今來的詩文檢閱起來，篇篇都是一片心事，各種詩文集簡直是古今心事的展覽大會。

固然，心事一觸動，就要感慨，可是如要說心事就是感慨的因素，這話還得斟酌一下。

再引兩句詩：

「……白髮催人老，青陽逼歲除……」（孟浩然）

再引幾句詩：

「鄉心新歲切，天畔獨潸然，老至居人下，春歸在客先……」（劉長卿）

這兩節詩一節是歲暮除夕的述懷，一節是新年春回的慨嘆。從這兩節詩裏，我們至少可以找出感慨的一個共同因素，那就是「季節」。

但一年四季之中，每季總有一個季節的頂點，那就是最叫人觸景傷情的一段，譬如清明時節的毛毛雨，中秋時節的明月。這裏可以指證出來，感慨的真正因素原來還是一時節。

毛毛雨雖說令人斷魂，總算是在春氣蓬勃的氛圍之中；秋夜明月呢，固然叫人懷念故鄉，但那種充滿了詩意的環境，同時也很叫人興奮，所以並不算壞。惟有除夕，這一年的歲尾，雖說是一種人造的季節，的確是一個令人無端要發生許多感觸的日子。

大除夕可也並不一定很壞。西人的習俗，到了這天人人一定要大大的快樂一番；夫妻感情好，生活過得去，那一定得大跳其舞，直舞到夜半十二點鐘；這時候一到，教堂的鐘聲，叮叮噹噹的亂響起來，給你提醒一下，於是在管絃的繁響中，一對對的情侶，都會得不期然地，甜甜蜜蜜的相互一吻，——「祝你新年快樂！」

可是從另一方面一想，這十二點鐘一過，又是一年哪，明明三十九歲，却無端的跨進了四十大關！人人都長了一歲年紀！

「馬齒徒增」哪，「半生聊倒」哪，「少壯能幾時」哪，「莫等閑白了少年頭」哪，……這一切刺目的字眼，叫那些一事無成，歲月空蹉跎的人們，臨到這一年的歲尾，不得不觸動心事，不得不感慨系之。

原來是這個人的光陰在那裏作怪。

換句話說，假使我們人人都能像烏龜仙鶴一樣，能够千年不死，萬年不老的話，誰還管他馬齒增不增？增就增罷，反正有的活下去，四十歲不能得志，玩到八十歲再說，八十歲幹不成功，且等到了一百八十歲再看；怕甚麼，就拿那天折的彭祖來比起來，也有八百八十個春秋，這一二百歲的人，還不是剛剛斷奶的乳臭小兒，黃毛的丫頭？隨隨便便渡這麼一個除夕，還值得大驚小怪的感慨系之？

奈何不了的就是「人生七十古來稀！」七十是個上壽；雖說上壽，也僅僅是這短短的七十個除夕；渡過了一個，就要少掉一個！

到底聖人沉的住氣。像至聖先師孔老人就非常的乖巧；他老人家把自己一生的光陰，劃分為幾個大段落——十五，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

這才是會打算盤的人哪。你縱然不能把歲月多多增長起來，難道還不會把自己這有限的幾十年光陰，預算預算分撥分撥，然後一方面實行緊縮政策，一方面實地的寬打窄用？

這話似乎太不科學，年限又不是別的東西，縱令寬打窄用，還能多活出一年一天一分一秒來？

這個反問似乎也有幾分理由，只可惜太籠統，好像山東人啃大餅的神氣，有些抬槓的意味。

罵街，大概我們可以常聽得見。一個某甲要說某乙不明事理，最費心的一句「罵」，莫如我們平常所聽見的「……怎的這等不懂道理？……瞧你這XX，一把年紀，簡直活到狗身上去哪……」

這裏並不是說罵街也有道理，只從這罵的最費心的用意中，可以證明俗世一般人心目中所認為可恥的是把歲月胡亂虛度了。

再來一個比較雅緻一點的引證：俗語中有這麼一句，「有志不在年高，無志空活百歲。」可見一樣的歲月，有實活的，也有空活的。空活就是

少活了，或白活了，或簡直活了等於沒有活。

再來一個更高雅些的旁證——王炎重九登保叔塔詩：「不聽令節亦虛度，特為英菊觴新醪——」這是說平日脚胡混過去，倒還罷了，要是把良辰令節也虛度了，豈不可惜？這至少可以說明光陰的限度是有伸縮性的，要歲月過的慢，可以把牠打算起來，好好掙節着用；要牠過得快，儘管胡混好了。甚麼「大禹惜寸陰」等等的俗套，我們這裏也不必多贅了。

這些話，一般十幾二十幾甚至三十左右的小夥子們，是聽不入耳的，因為他們都是少年，青年，剛剛壯年的有閑階級。如要對他們說這些話，簡直是等於向百萬，千萬，萬萬資產的有錢階級勸告，叫他們把金錢打算着一個蚌子，（土語即一個有限的銅錢），一個蚌子的用。那真要叫他們笑掉了牙，笑歪了嘴。

本來少壯時代，從十幾到三十幾，那是一個多麼可驕傲的時代。他們充滿了活力，他們有着壯實的筋骨，血液是新鮮的，皮膚是富有彈力的。心裏想着幹甚麼就幹甚麼。這，當然值得驕傲哪。

可是一到進入了四十大關，那可有些不同了。他們在心理上好像覺得已經走到棺材的邊沿上了，因為「人生七十……」的歲月，已經去了大半了。而且有個可以活到七十足歲的呢？活到五十已是有一「壽」了。活到六十，自己都認為可以死了。如要僥倖活到七十的話，簡直就是一隻老廢物。孔子的話「老而不死……！」

可憐一些未老先衰四十歲左右的朋友，因為少吃了一些維他命和有黑色素的東西，連鬚鬚頭髮都弄的花白了。儼然老了！

要是四十多歲的朋友，碰見一位長者問他，「您今年貴庚三十幾？……三十幾？突然給他減輕了十歲，他聽了這話，心裏要不癢酥酥的才怪。

四十到四十五的人們，心裏確實有些不大舒服；因為他們論體質還在壯年，血氣並未衰退；反之，這個年限中，只要少年時候沒有胡來自賤斷

傷得過分，還正是年富力強，氣血正盛的時代。別說四十幾，甚至五十多的人，也有壯盛如同青年的咧。

然而照我國習俗的眼光看，一過四十，應該漸入老境了。這當然叫一些氣血正盛的中年人，有些話说不出的不開心。

請熊，唱，是一個最能辨別「精，氣，神」，充實不充實的一件玩意兒，（除非你是外行，又當別論。）

不說別的，先說公雞。你聽過剛學叫的青年公雞哪，那是什麼味兒？剛一格兒一開啼，嗓子早塌，底氣早斷，簡直啼不成聲，不是嗎？

再說外國唱家卡羅素，世界馳名，您要是聽過他的唱片，定得讚美一聲「好」。本來那種柔裏帶勁，剛裏含柔的嗓音，加之底氣充沛到了十二分，又加之多年磨練出的技巧，怎麼唱，怎麼好；所以不由得你不讚美。

然而問起年齡來呢，此君却是早已虛度五十春秋了。他能因為過了五十就不唱？你能因為他年過半百就拒絕不聽他唱？

至於我國的譚貝勒，您聽過他三十幾歲的戲？沒有？三十幾的當口他還在玩那火爆的武打哪。最有譚味兒的一段，大概是在四十五到五十五之間；因為到了這個年齡，水音正圓，剛音正旺，只要沒塌場中，腔音正是到了最受聽的分際。

還有余老板，童子雞時代，也有過一陣鋒頭，可是二十幾三十幾却倒霉了，倒霉了，到三十幾四十邊才又出來。你我所聽的戲，和他灌的唱片，大約都以他跨進四十大關以後的為最美。

唱是如此，其他事業，又豈能例外。記得美國東部鐵道公司聯合委員會安多尼氏做了一任委會主席，全國都驚而訝之，稱為青年主席。另有某大學某氏，（忘記了），四十多歲做了校長，人人都說他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年青的校長。至於海陸空軍，你要是五十左右就躍進了「將」的資格，（外國）人就有點似信非信，因為恐怕你太年青而吃不消。

四十歲確是人生的一大關鍵。依約記得近十年前赴廬山青年夏令會，一位主講社會學的某君說，四十一到四十五歲，是一個危險時期；大多數的人，廿四五可以念完大學課程，於是進入社會歷程；這個歷程，是個人情，世故，經驗，學問上，多方面展開的課程，大概四十左右可以修畢。然而因為飽嘗辛酸，歷受坎坷之後，心理上起了一種反應，順的方面是成功在握，不免稍稍放縱；至於逆的方面呢，因為種種不得意，不稱心，就發生反抗作用。所以說，這是一個危險時期。

何以恰巧是四十幾呢？大概就因為這個歲數，既不年青，又不年老，什麼都懂，什麼也插不進手！就談戀愛吧，年紀大了的對象，他看不入眼，年青的女子呢，又不要他這半老不老的貨色。結果只好懸在半空中乾生氣。

談事業吧，瞧着年青的小夥們在那裏耀武揚威，你插不進搭；你要是老着面皮去鬼混的話，好罷，人家「敬鬼神而遠之」，不好的話，人家就要問你「老伯伯，您上了年紀的人，在我們孩子羣裏攪混甚麼？」這真是「多見其不自量」了。你要想加入老的一羣呢，人又嫌你年紀不到，資格不夠。

這時候，你既上，加入老一輩，又不可，下，加入青年一羣，又不能，那是變成了一個「卡」字號的人物了。這時候，你可千萬別心眼窄；心眼窄了，非弄的上吊投河不可。最好放棄觀望。

問題是你究竟願意參加老氣橫秋的一派呢，還是參加入世日淺的少壯一流？

你要是真有經驗，真有把握的話，我勸你還是加入少壯一流的好。理由很多，好處更多。就憑你的經驗，也可把年青一些的孩子們弄得團團轉。你如要談戀愛，談純潔的戀愛的話，我想你一定勝任愉快；因為你是「久歷沙場」，「會經滄海」的；第一，絕對的不會誤擇對象，二，絕對

（下接第十三頁）



離下偶說

王仲鄂

三 矛盾

居住在這個軟紅十丈的都市中，屈指算來，已有十年了。如其把人生以十年為一階段，這確是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十年中，單就這個都市的外形看來，有多大的變遷，許多老舊的房屋拆卸了，代替牠的是更新型的巍巍的大廈；迤西的無數畝荒野都已建造起美麗的洋樓，供給人們居住；增添了不少商店，公司，行號，許多成名的或未成名的人們，在這個都市中興起，衰落，一批淘汰了，又是一批新興者來代替。生活永遠如接力賽跑一般，沒有人能達到終點，但是終有人繼着前人的步武，接替下去。而還有更大的變動，則是戰爭。戰爭多少使這都市的面目改變一些。它的外形似乎變得更繁盛，更熱鬧，但是實在呢，我不敢說——總之，與承平時代，有遙遠距離的間隔。

十年中，我曾在這都市中四面角落裏居住過。最先是東區的虹口，後來又為命運之神的播弄，依着生活的更換，又住到滬西去。兆豐花園去此不遠，春秋佳日的假期，常有我的足跡。彼時生活很簡單，和友人等常常買了二角一枚的大麵包，一罐果醬，幾隻香蕉，一本精緻的大型現代叢書版的小說在公園中，消磨整天的光陰。戰事開始後，常聚的友人既跋涉遠方，我又忽然住到最熱鬧的心臟區域中。這屋子煩雜又污糟，房間中陰黯得很，雖然有窗子，可給對面高大的樓房把光綫全遮掩了。

。白天仍去辦公，晚上則睡在一架帆布床上，聽高射砲聲的此起彼落。且又在隆隆的砲聲下，在室內昏黯的燈光下，就一隻茶几上翻譯文字。這種好心情，到現在想來，思之不免啞然失笑。此後又在近河畔的一條弄堂裏住了一年，後門正對窄狹的小屋，蚊蠅騷擾特甚，而最不堪的却是每夜聽淒厲哀宛的豬叫，討厭可又憐憫，昔賢以「遠庖廚」為君子的行品之一，實有其必然的理由。住了一年多，不堪房租的重負，才遷到現在的舊樓中。現在的房間很寬大，光綫好，可惜雨天或雨夜常要屋漏泛濫，亦足見這樓房舊的程度了。讀密契麗的「隨風而去」，講史嘉蘭回到却後的泰樂村，她只希望有足以充飢的食物，和不大漏水的屋子，已感滿足。讀後覺得生斯亂世，人們最低也是最高的希望僅不過如是，而有時還不能如願，無怪要唱「寧為太平犬，不作亂離人」，那種徧激的歌謠。

我對於這都市發生厭倦，但又何處可以作為永久的家？生活太凝滯了，而心嚮往之的却是蓬飄無定的奔波與跋涉。

但是我從離開故鄉，開始在這都市中居住的時候，也是對於童年游釣之鄉發生過厭倦的。陳舊和因循，城裏的居民以擁有田產的小資產階級居多，他們需要奢華，闊綽，揮霍……空氣籠罩在這個城中。生活在這種環境中恰像一灣淤積的沼泊，無法流動，漸漸要發生腐臭的氣息。

當然，故鄉也有它美觀的一面。例如山明水秀，就是一向被人贊稱的，步出城關，西南面有一條大運河環繞着，隨便在河埠喚一條小船，跳上去叫船夫搖出去，不必儘往名勝佳境的地方去，兩岸青翠連綿，農家的一景一物，都足使你留戀忘返。「欸乃一聲山水綠」，是這樣的境界。放乎中流，擊楫而歌，不知道你的歌聲已溶入大自然的冥空，和伊亞的桔槔，山鵲的長鳴，鶉鴉的清啼，河塘邊綠夫的酬唱，融而為一。

在這樣清爽的水鄉，同時又是遲暮的古城，我的童年消逝了。人有一寶貴的童年，值得回憶，人們總有一點撫今追昔的感情，我們不必以義正詞嚴的理論來苛責自己，的確需要一點回憶，來填補有時感到空虛的心靈。

可是把古城的衰落看得太透澈了時，我是稍微有些厭倦的心情了。當我襟袖向家中辭別，跨上火車，踏進這個都市時，懷着怎樣崇高遠大的希望。如今和故鄉一別多年，聽說鬧熱奢華，甚於往昔。不少人利用這個特殊環境，經營商業，從小康臻於富庶，那是非我十年流浪者所能望其項背。就是故鄉的小橋曲巷，也頗為文人們所愛好，時時在文字中對於它們流露親切的感情。我却變得畏葸，不敢投向故鄉的懷抱，信如詞人所詠：「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深恐這樣對於時代感到搖落的悲哀的人物，一無成就，將被父老朋友們所竊笑。我願意珍藏自己的羽毛，免得人家諷笑。

生活在故鄉時既覺得厭倦，住在都市後又對於都市發生慨嘆，人們總是在矛盾中消磨了一生的歲月。

四 失眠

昨晚為了多寫一點字，不知是否過於出神的緣故，睡到枕上，不能好好熟睡，我感到失眠的苦痛。從窗簾望出去，這是一輪星月交輝的秋夜，那默默閃爍着的羣星，正在以挪揄的姿態，諷笑我的澈夜不寐。

我想披衣起床，到外面去散步一會，在這樣溼溼的深夜，踽踽獨行，讓天末的涼風拂拂吹撲到襟袖間來，聽枝頭枯葉，可憐地辭別了依附半載的枝幹，悉率落地，該是別有一般滋味在心頭的。但是我怕着了涼，將使身體感染疾病，我是才從病魔的掌握中脫逃回來的人，不敢再去自投羅網。於是想扭開壁燈，讓我倚在床上，讀一節寂寞的詩句。當此萬籟無聲的時候，默唸清麗的韻語，大足排遣寂寞的長夜。而且我正有這經驗，在某一失眠之夜，讀幾章「金庫」的詩篇，忽然朦朧睡著，詩引我入夢。不消讀詩，這樣的經歷就是一首詩了，我想抄一抄老文章。

這樣胡思亂想，終於在破曉的時候睡著。如此良夜，失眠未始不是幸福，如其碰到有同病相憐的友人，不辭疲勞，披衣起床，走到我的門外，輕輕叩叩數聲，我準會開門款客，淪茗宵談，倦極時兩人抵足而眠，可以不知東方之既白。

失眠與花柳一樣，已成爲都市的通病。但失眠更其和勞心者結不解緣，思考過度，或煩惱特多時，失眠就偷偷地溜進了你的體中，如膠似漆的滲固在你心頭，難以擺脫。於是有千頭萬緒忽然都兜上心來，即使數年前陳舊的往事，例如同愛人因為惱了小小意氣之爭，竟然故意失約，不赴她的邀請；和小朋友在河塘中划船，一不小心，失足落水……等等，愈是漫不經心，已經在記憶的畫盒中褪了色的油彩，愈是在失眠的夜間顯得鮮豔奪目。

不知每天用勞力來討生活的人怎樣？就我的觀察，他們大都蠢睡如牛，其黑甜的况味，絕非我們所能享受。而且他們不用揀什麼清靜的地方，一個勞工會在喧騰沸天的碼頭畔，躺在場車上呼呼睡著。有一次我要看看戲院內部的情形，以三層樓觀客自居，一欣賞一來看戲的羣衆。發覺坐在我身旁兩個青布短衫的人在鑼鼓交鳴中打瞌睡，涎流自嘴角邊滲出，一直淌到身上。在某日的清晨，我更發現人力車夫怎樣在深宵舒適地睡在車上的；我家院子前面有幾株叢樹，樹幹的粗細，和植在路旁的電桿差不多。他們用一根繩子把車槓繫在樹幹上，使車座成爲與地

面水平，在這樣角度優美的條件下，他們把車蓬拉好，睡在中間，恰和孩子睡在搖籃中一般。清晨，我想在屋外散步一下，人力車夫還是鼾聲如雷，好夢未醒。他們消耗多量的勞力，取得疲勞，容易熟睡。於是把失眠留給勞心者去獨享。

有些人想用安眠藥片來醫治失眠，結果很要使人失望。正如電風扇的只能供給多量的風，而不能招致涼爽一樣，藥片能使你「眠」，但距離「安」的程度太遠太遠。當藥片的效力消失時，突然會從夢中驚醒，那時的不舒服，比原先的失眠還要痛苦。有時則使你醒來後恍恍惚惚，神志迷離。在睡與醒的錯綜中，身心是感到多末的難受。至於默數一二三四，只有更使失眠加劇，心理學家的實驗，簡直在撒謊。默數可以療治失眠，等於畫餅也可充飢一樣的可笑。

然則失眠之夜將怎樣呢？起來讀一章詩，或是找個同病者，如其可能的話，來談天，堅持到底，而明夜你將有一次甜蜜的睡眠。

五 苦酒·糖·襪子

有一個蘇聯作家把人生比作一杯苦酒，真是傷心而悟道的警喻。人間世的坎坷太多，永遠有填不平的缺陷，據說嬰兒自呱呱墮地時的啼哭起，一粒悲哀的種子就播種到他的心田中去了。除了人事上的踉蹌之外，還有天災，戰禍，疾病等等自然的或非自然的磨難，使人們感到牢愁滿腹。就是裝了丑角使人絕倒的卓別靈，所表演給我們欣賞的乃是一「含淚的微笑」，而且表演者裝出一副嚴肅的呆頭呆腦，足見其內心的並不輕鬆。看戲人對於他愚弄又默笨的舉動覺得好笑，但一經把這層假作癡變的糖衣除掉後，立刻發現事實的核心，仍舊免不得要感到振觸，這是帶着甜味的苦酒，初上口覺得其甘如飴，但經過舌上再三辨味之後，不免有點苦澀。固然人生也有快樂的一面，正如酒類中有芳冽的甘醴一樣，但就二者的使人生感受而言，則後者僅佔極少數的百分比，苦酒反是普遍於各階層中，即使腰纏十萬貫的富有者，也有時要覺得苦痛和煩

惱。即使他們可以滿足物質的欲望，但心理上的悲痛却非金錢所能療治的。

爲了苦酒太苦，我想起糖。這是一個缺乏糖的時代，雖然在大公司大商店中不乏花花綠綠的糖果。這些只能供給少數人的消閑，不是大家所能染指。如其能在苦酒般的人生過程中嚐到一點糖，一些甜味，這是差可慰情聊勝於無，而孩子們更其歡喜和需要。糖好似穿著中的襪子，穿了鞋子而缺少襪子，固然無妨於外表，而且決不會人人注意到你沒有穿襪子。但是誰都願意在腳上先穿了一雙襪，然後再套上鞋子。食品中缺少糖決無妨礙，假如滲入一些糖，就覺得更其完善。在我們家鄉的習慣，燒鰱魚等水腥食物，除了酒和薑是必要的外，還要加進一些糖去的。在都市中，咖啡是成爲太普遍的飲品了，有一部份人愛喝苦咖啡，但大部份人都要加二三枚方糖，在一小杯的咖啡中。糖的用途很多，在生活中已養成了習慣，缺少了它，正如一天要緊外出，忘穿了襪子一樣，時時想到腳上缺少一件東西，設若被人說破，那是要感到無辭以對。

在故鄉有一種糖人担，把飽糖染紅黃綠各種顏色，用模型吹成各種樣子，諸如葫蘆，橘子，老鼠偷油等，他們一面挑了担子，一面敲打小鑼，鏗鏗作聲，吸引孩子去參觀購買，價錢很便宜，生涯因此不惡。凡此在戰爭時代的今日，說來都成明日黃華，而孩子們的娛樂也從買糖葫蘆，放紙鳶等進步爲製造模型飛機，玩具坦克車等，不知是否孩子的智能，已有進步，但後者還需要資產較富的人家才可購備，不比糖人担的貧富都可有份。今日孩子們的玩具，糖果等等都已到了貧乏的地步，然則一向爲社會上所注意的「救救孩子」的呼聲，除了教育的含義外，似乎更應擴大「救救」的範圍了。

有人說，糖沒有，可以用糖精代替，但是你能承認糖不穿可以用包脚布代之嗎？且糖精的不大適宜於飲食，已是衆所公認。於是我只能盼望配給糖的準期和分量正確——這樣，能在苦酒似的人生藥丸上加添一層糖衣，以便宜吞服而已。



儒家的「氣」

張亦春

氣字在我國文化裏真是一樣頗為奇妙的東西。道家哲學有「精神氣」的氣；儒家哲學有孟子「吾善養吾浩然之氣」的氣。道家的氣，似乎是從生理上修養來的身體上的一種東西，就是我們所呼吸的空氣。儒家的氣則似乎定義更複雜，包含更廣泛。

有一次講書講到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開頭不多兩句便遇到「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學而解，氣可以養而致。」這個氣字真不容易解釋。它斷不會是空氣之氣，又斷不會是呼吸的氣息之氣。說它可以養而致，到底是怎麼的一種養法呢？孟子雖然說他善養浩然之氣，然而他如何善養，恐怕只有他老先生自己明白，後來的儒者，多數只是意會而神明之罷了。

公孫丑對於這抽象的東西大約也是不明不白，所以他老實請教孟子什麼是浩然之氣。誰知孟老夫子一時也說不上來，祇能把那種氣的氣象，抽象地描寫一下說：「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俗子凡夫，恐怕仍然不易了解。即使有人說：「我明白了，」恐怕這個「明白，」還是不十分確切，不十分具體的罷？下文說「是集義所生者，」要算是最具體的一句話了。

不過孟子所說的僅是「浩然之氣，」也就是文天祥所說的：「天地有正氣，於人曰浩然」的正氣。孟子所說明的，也止限於這種浩然之氣。此外大約還有其他的氣。蘇轍說太史公「其文疎瀟，頗有奇氣。」這當然不同於孟子的浩然之氣的另一種氣了。他之所以有此奇氣是因爲他之「周覽

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而得來的，與「集義所生者」有不同之處。

根據上述的古人意見推想起來，儒家所說的氣這樣東西，大概就是一個人的人格表現。一個人的人格，無非是智識，情感，意志的混和所形成。這三種東西，或多或少，或好或壞，其程度種類有萬千不同，因其配合情形的相差，便造成了千千萬萬種不同的人格，人們便有了千千萬萬種不同的氣質。

像孟子，知識是廣博的，智力是高強的，感情是豐富的，意志是正確的，所以便造成了他那樣的人格。

太史公周覽四海名山大川，獲得了擴大他的見識的機會；與燕趙間豪俊交遊，獲得了激發其情感意志的機會，所以便造成了他那樣的人格。

蘇轍想「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慨然想見古之豪傑……」也無非要擴大自己的見識，激發自己的情感，以求建立自己的人格。因此，我覺得儒家之所謂養氣，就是在知識，情感，意志方面，求其最廣大，最正當的培養和發展。這顯然與道家的調息鍊丹的那種氣是不同的。

觀浮生六記後書感

章牧石

浮生如夢了無痕，底須人傳姓氏存？濁世從來清不得！爲君無語黯消魂。



雨天

胡山原

上一個星期日，十一月七日，我預先擬定了一天的程序，要好好地利用牠一下。因為自從五月到十月，每一個星期日，我的生活是一定的：上午做禮拜，下午打網球，其他事情，一概置之腦後，下午如果下雨，倒歇在家裏獨自下圍棋。現在，網球到十月底為止，沒得打了，而十一月的第一個星期日，今天，大華影戲院要開映早場，禮拜也暫停一次，於是我在這天就一破幾個月來的慣例，有了意外的閒空，可以作一些另外的事情。

我的計劃是：上午去看看住在相近處的兩個朋友，下午再到第八區去看看兩個朋友，或者順便遊遊黃園，也許和妻子兒女一同去。我好久沒有和他們一同出去了，心裏本來一直在抱歉着。

六日的晚間，我回到了家裏。我將我的計劃告訴了我的妻，她也贊成。睡覺的時候，看見天上還是星斗，心裏很歡喜。可是睡到夜間三點多鐘，却意外地聽到了雨聲，心裏便一連叫着糟了糟了，我的計劃要破壞了！

黯淡的晨光從窗裏緩緩地無力地透了進來，隔着窗簾一看，我就知道雨還在下，心就大大地懶了下來，不高興起床。妻和兒女都起來了，他們在作着他們的事情，我還是不高興起床，甚至朝餐我也不想吃。我愁，我好久沒有懶過了，就索性今天懶一下吧，難得的。

他們來將窗簾揭了起來，於是我就戴上眼鏡，呆呆地對窗外看着。天的確在下雨，在下着毛毛的小雨。反正今天我也沒有非出去不可的大事，何不就不就躺在床上看看雨呢！當時我有這樣的決心。

窗並不大，因為是亭子間的窗，由室內看出去的視域，當然也不大，何況亭子間的對面總還一定有人家的前樓遮着。可是我只要看雨，窗外只要有一尺，甚至幾寸的空間，我就可以看見雨，我也就可以滿足了。

雨在密密地下着，在窗外織成了一張簾子。不過這簾子是活的，不是呆的；牠的織紋是直的，也不是橫的。固然可以說牠老是這一張簾子，但事實上却在不息地更換着，因為牠在絡繹地從上面垂下來，上面有無窮的來源，下面也有無窮的去處，既不會休止，也不會堆積起來。牠更沒有聲音，連一些微小的聲音也沒有，如果不睜眼看着牠，誰知道牠在動呢，因為動總是要發生聲音的呀，尤其是一簾子，竹製的簾子這東西！

也許牠不是簾子，牠只是一疋縹紗。牠是那樣的柔軟，沒有風，牠還有些飄飄然，正像有人在上而從牠捲好的軸心上散下來。要是有一些微風，牠更有飄搖不定的豐姿。不過牠總飄不到別的地方去，飄來飄去，還只垂在我的窗前。因此我就想，牠不是一疋的東西，因為如果成了疋，牠是有一定的關度的。牠有無限的關度，那麼牠就不是成疋的縹紗了。

牠是什麼呢？如果以牠直垂着的線條來說，牠又那樣地精細，細得無可再細，風大了些，牠就被吹得亂，吹得斷；亂蓬蓬地理不出一個頭緒，斷得四散開來——不過亂與斷只是偶然的，一剎那的。牠不是縹紗，牠是未織成什麼東西的輕絲；牠正是沈約所記載的可「絡」的「冰絲」。

絲，不錯，絲。牠更是一種來開庭院的「晴絲」。如果不是，為什麼牠又正在「一鼻」着呢！你看見過晴絲麼？晴絲正是「情絲」，可以引起

人許多的「情思」。於是，我乃脫離了醞釀着寒意的初冬，一見而進入了暖洋洋的三春，在那和風麗日之中，欣賞着「搖漾」的晴絲，深深地領略到了「春如絲」的意味。

不，不！荒謬！這到底是雨絲，是初冬的雨絲，而我到底還睡在亭子間的牀上呢！什麼都不必打比，牠既是雨絲，我就靜靜地以雨絲看牠就是了。睡着看雨，又何嘗不可以附庸風雅。所可惜的，我還不能如一般雅士那樣，爲了病——小病——或爲了閒適而睡着看雨。我——我——不要多說了。

到了中午，不能不起來吃中飯。吃了中飯，看看門外，還是那一套：雨絲綿綿地在垂下來。仍舊出去看朋友麼？雖然家裏還有一雙套鞋，傘却沒有帶回來，行不得。獨自下圍棋？當然好。於是按着棋譜，獨自下了一盤。可是時間還早呢，怎麼辦？工作？當然尤其好，我本有永遠辦不完的工作在等着我。可是這些工作，我都放在我辦公室的，也是一星期有五六天住着過夜的錢莊裏，此刻我要辦，也無從辦起。創作？……好了好了，呵欠來了，還不如回到亭子間裏去躺躺吧。

我又這樣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地躺了一個下午。雨沒有停止，我的臉也就沒有停止。晚上，穿了套鞋，叫大兒子去借了一把傘，送我到電車站，我回到了錢莊。

這一個星期六，十一月十三日，我回去的時候，天是那樣地晴美，正是好一個小陽春。我想，明天一定不會下雨了，可以去探望朋友了，因此，我也就忘了將前星期六穿來的套鞋帶回去。

星期日，十四日，妻和女六點鐘就起身，在外面打扮着，因爲要去參加一個上午舉行的婚禮。當然，我也睡不着了，就睜着眼睛等天亮。但奇怪，七點鐘了，爲什麼晨光又是那樣地無力呢！

「呵，又是一個下雨天！」妻一進來就報告給我聽。唉，糟了糟了，糟得比前星期更透！我在床上焦急着。

我原來的計劃是：上午做禮拜，禮拜完後，就直赴八仙橋青年會去吃喜酒，下午望朋友。現在，我不但沒有傘，連套鞋都沒有，真正寸步難行了！罷了罷了，我還是那樣躺一個整天，從窗子裏看看雨吧。

九點半的時候，妻和女一切都收拾好，在叫三輪車，單座的沒有，只有雙座的。妻在抱怨我，爲什麼不去看看自己的女兒裝扮得花朵朵給新娘子拎着花籃灑花呢？爲什麼不就趁了三輪車一同早些去呢？爲什麼……

外面雙座三輪車已經來了，好，我就去！我一躍而起，在五分之內穿好了衣服，塞進了三輪車，臉也沒有來得及洗，只在浴間裏搶了一把牙刷，放在衣袋裏。

一到青年會的九樓東廳，剛剛十點鐘，就只有結婚的男女兩家人，來賓一個也還沒有到。妻和女，馬上就被領到新娘的地方去演習儀式和拍照等事，我進入盥洗間去辦了早事刷了牙。沒有面巾，也懶得去麻煩別人，對了鏡子看看，我的臉上既沒有眼屎，也沒有其他在夜間堆起來的污跡，我就決意省去了這個措面的手續。在這種非常時期，早起少措一個面，又算得什麼！誰又知道我是帶着隔夜面孔來吃喜酒的！我在爲自己解釋。

出了盥洗間，吃了三個饅頭，喝着茶，坐在東廳裏，只感着無聊。來賓雖然有了幾個，並且還在陸續進來，但陌生的怕去招呼，熟識的也無多話可說，我將何以自遣呢？何況看樣子婚禮的舉行非到十二點鐘不會開始！

好了好了，我的看家本領又可以施展出來了。我可以向窗外看：看天，看雨。

呀，天看不見！天在那裏？雨？雨也看不見！我們能看得見的，只是一片迷濛，一片茫然，一股氣，不知什麼氣，瀰漫在宇宙間，將任何物體

都遮去了，使所有遠近的距離，大小的比例，高下的懸殊，五顏六色的錯雜，……都失去了牠們固有的意義。這氣，真所謂「氤氳得不分明！」

看呀看地，我又感到這不是氣，這也許是一層薄膜，牠將大地包了起來，使我們看不透牠，牠的後面，一定還是一個光明燦爛，依然備具着形形色色的世界。如果不是渾薄的膜，爲什麼牠既那樣地固定，好似凝結起來的，而又似乎可以一戳即破呢？

不，不，這什麼也不是，我們正坐在一條大大的輪船上，這輪船正在大洋中航行着。大洋中如果遇了霧，照例只有一片空濛，其他什麼也看不見的。青年會的全部建築是輪船，這東廳就是艙房了。好，好，我今天不是在參觀結婚禮，在航行，此刻不是在感到喜神，在欣賞海天深處所特有的景象。……

我不免起身到窗間去看看。呀，又是一個景象！原來我不在輪船上，我在天上，我在山上，我在——。那邊轟起了幾個房屋的尖頂，這邊聳立着多少房屋的稜角——牠們都是地上的東西。然而呀然而，牠們又何等不同於平日呢！

牠們都是隱隱約約的，若有若無的；牠們的色彩是沒有的，牠們的線條是模糊的。牠們距離我似乎都很遠，使我可望而不可即。牠們甚至並不像是真的建築，只是海市，只是蜃樓。牠們也許果然是「海外」的「仙山」吧，否則爲什麼竟在一虛無飄渺間呢？如果牠們是「仙山」，「我又在何處呢？我豈不在天上？」

但我到底不在天上，我在一個廳堂裏，我四週有許多人。我正在黃山的雲海之上，廬山的五老峯頭，我有我的庇身之所，周遍之人。我也看清了，釀成這種景象的不是霧，却還是濛濛的細雨，這原是人間常有之物。我還在看，突然鋼琴響起來了。我一回首，我的小女兒已經拾了花籃，穎穎地從門口走進來了。呀，婚禮在開始了，我到底還在青年會的九樓上。我要緊看我的小女兒，雨，等刻再看吧。

（接第六頁「進關的年齡」）
不會濫用愛情，三，絕對能負責愛護之責……。（渾蛋除外）

要是賣相嫌老的話，我來替你打扮打扮。你要是留過鬚髮，最好剃去，如要保持「台型」，也得好好修剪，八字鬚最要不得，最好是法國式的很秀氣文雅的一條。如是兩鬢已蒼，趕快剃得短短的，衣着顏色，最好年青而老成。動作上則須要敏捷而沉着。這樣，我可以担保你諸事如意，一帆風順。

人家如要問您「貴庚？」我的政策是說實話。然而最妙的是「您猜猜看」，然後「王顧左右而言他」。尤其巧妙不過的是連你自己也別把歲數記得那麼準準的。你要是像算命瞎子那麼討厭，你決定年青不起來。忘記了年歲的人，至少有一二百歲可活。

最後，我可以把魔語的話偷偷地告訴您，她說「我們（特指我國）的眼光真奇怪，……來不來說人老了，……四十多算什麼年紀？我看這個年紀才是真正開始創業的時候咧……。」

瞧……！聽了這兩句話，到了除夕那天，您還用得着傷感嗎？新年到了，我們可正好打起精神迎頭趕上咧：朋友們——

祝您勝利！

本刊下期新年特大號

生活特寫專輯

篇篇精彩 密切注意



鄉居雜話

張葉舟

「……近代都市文明，只有空間的轟烈繁鬧，缺乏時間的幽淡永逸，一切大自然的恩賜，是與都市絕緣的……」

一 月光和笙音

「月到十五分外明」，雖是重陽過後的秋月，也得另眼相看，「人生幾見月當頭」。

十多年來的都市生活，使我忘記了月，但今夜靜悄悄的坐在院子裏，月的銀光，又勾起了我的靈感。……

灰白色的天空，點綴着疏疏的星；瓦房肅穆地傲岸地矗立着，形成了四方形的天井，周遭是清爽的寂靜。梧桐的枝葉上，汎流着月的光輝，把幽涼襲人的陰影，顯明地描寫在地上，這是月的手筆！

悠然的白雲，輕輕地給月披上了一層白紗，月也顯出掩抑不勝的羞態來，閨秀似的那樣惹人憐惜！雲過了，又露出月亮光潔的裸體，儼然成爲跳舞場中向舞客送着媚眼的蕩姬！

聽，一陣幽細的笙音，隨着悵怨欲訴的西風，飄送到我的耳畔。這種微妙的笙音，像小兒女在媽媽面前絮語着什麼，除了尙保有中世紀遺風的靜寂鄉村城市中是聽不到的。一種惘然而又愴傷的感覺，引進了幼年時的舊夢。

笙音雖是平凡的，在病弱心情的我聽來，竟

好像是鈞天神祕的音樂，我的弱小的靈魂，隨着這渺然的音波，在這凄清，寂寞宇宙中飄飄游蕩。假使是一個失眠的晚上，在幽幽的夜氣中，送來遠遠悠曼的笙音，悵悵的音調，好似在告訴失眠的人說：「長夜正漫漫呢！」

據妻告訴我：「這是一個江湖賣唱的少女所吹弄的！」對啊，在鄉間的人們，這時候早已入睡了，只有賣唱的姑娘，纔有閒暇來弄這古樂，其實，幾千年遺留下來爲大雅所不齒的山野文明，都全仗這輩人保留下來了。我心中浮起來的舊夢，被這笙音激盪着，好像隔海重洋聽到了鄉音那樣甜蜜，那樣撩人——我甯靜到幾乎停止了呼吸來靜聽。

最使我的心情搖落不安的，這不諧和的笙音，幽幽地奏出了一切流浪人靈魂深處沉淪落寞的悲哀。間或聽見遠遠地那少女的歌聲，單調，沒精神，在我的想象中，活畫出一個受盡性的蹂躪，磨折，靈魂枯倦了的女子。這一幅人生苦悶色彩渲染的圖畫，引起我無限淒清與悵戀。

過慣了都市生活的人們，只知道物質的眩耀與震盪，色與聲的刺激，但求其強烈繁鬧，就算足滿足了。像今夜這樣淡淡的月色，雖也照臨到都市間，可是被眩目的電炬奪了寵，都市中人們早已把牠忘却了！發人深省引人遠思的笙音，單純而永逸，都市中人們更無暇來深求咀嚼。所以近代都市文明，只有空間的轟烈繁鬧，缺乏時間的幽淡永逸，一切大自然的恩賜，是與都市絕緣的。——創造新的都市生活，應該提倡都市儘可能範圍內加以「鄉村化」起來。

我們翻讀古人的詩詞歌賦，何以就有一種渺茫的哀樂輕漾着我們的靈魂呢？這就因爲提筆的人，是悠然看着白雲流水，對着明月疏星，如今晚這樣的情景中寫成的。

十多年來的都市生活，把幼時的夢影磨滅了個罄盡，在母親懷中所聽到的雲呀，月呀，星呀，宿呀……等故事中引起的神祕幻象，都一同殉葬到都市裏去了！這時又被雲月的單純景色，和永幽的笙音，掘開了舊夢的墓門，往事都浮到了眼前！兩眼眶盈滿了熱刺刺的晶瑩的淚珠，這是久藏在心中角落裏的「童年淚」呵！

這麼抹上了一層悲哀色彩的秋夜，不容你不受感動，如果你性靈中尙保留一線的天真，對於這幽涼的月光，撩人的笙音，總應該被激動起一點靈感來吧？何況我是方從繁囂的都市，回到這

靜悄悄的古城呢？

一 賣唱的姑娘

黃昏日落後，即使沒有團圓的月兒，我也得靜聽幽怨的笙音，我流浪的靈魂啊，每夜隨着這飄渺的纏綿的笙音浮盪，莫來由的悽戀與愉情，在我的心頭日日加深。

我也曾幾次辨聽着笙音的去向，悄沒聲響的走出門外，一步一步的跟踪着尋去，讓我那浸漬於流浪悲哀中的心絃，和着這飄渺纏綿的音波顫動。西風從水上飄送過來，心思就格外悽切。在濃密的樹陰下走過時，輕微的足音驚起三三兩兩的棲鴉，拍翅，啼呀，飛起。遠遠有一盞半明不暗的路燈照着，反轉覺得幽森之氣逼人。再走過二道曲徑，便是河沿的盡頭處了，街市已很近，幽幽的笙音就從一家破舊的書場中傳出，我加緊勇氣向裏面張望，兩個頹弱的身影，一老一少，如枯柳之秃枝在燭前搖擺，憔悴，綽綽；還配和着破碎的琴聲，與不諧合的笙音。

我終於也走了進去，找到前面一個座位坐下了。啊！我先瞧明了那閱盡人世滄桑的老人的面貌，他那模樣，像那垂枯的老樹，面上雖劃滿失望，悲哀的傷痕，密密的皺紋，但現在顯出一點坦然的神氣，在雙雙盲目裏泛着一點淺淺的老淚的當兒，他把垂盡的流浪的命運，交與眼前他的上帝手裏，交與他的女兒手裏。他的女兒呢

，哦，這是一個不幸的女人，她那憔悴的黃蠟似的容顏，她那沒神氣的目光，在漠然一瞬間，流露了多少悲哀與怨恨。但是，閃動的眼波盡處，却也還有一絲絲希望的光芒，那是未燃燬盡的青春的火燭吧，啊，這未燃燬盡的青春的火燭……

悵望着眼前的父女倆，憶起數日來悽幽的感覺，恍然是一場夢境。突然，我好像少女的面龐似會相識一樣，果然，她略一端詳，向我說話了。「啊，是張先生啦？……」她像心頭勾引起許多舊事，眼亮亮的，從這晶瑩的眼波裏，照見她從前的天真，柔媚的容顏。

我也猛然記憶起來了，這是六年前在南京夫子廟賣唱的花筱影，今夜竟會重逢在古城之中，往事重重，恍如隔世；數日來的悽戀與愉情，這時便格外深深。唉，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況會相識？

六年前的花筱影還只有十七八歲，在南京夫子廟一帶賣唱，我是常去捧場的一個。每當她唱完欲走的時候，同去的朋友總是圍繞前去，向她謔笑。我看見她被窘，急得臉緋紅，總是上前為她解圍。這麼一來，他們便馬上移過視線，向我作譔笑的總攻擊，她在這時，便毅然地望着我，乘機輕巧地溜了出去。

我離開南京的時候太匆忙，也沒有探問過她也會走了沒有？六年來的人事變遷既多，誰再去

想念到路柳花花的賣唱姑娘？可是，誰料到今夜竟會見了淪落古城中的她呢？

二 青春的悼曲

我是一個毫無沒有留心到自己歲月的人，一向是不倫不類的過度着浪漫的生活，像孩子似的有一顆跳躍熱烈的心。然而，這一次回鄉，使我大吃一驚的，我那玲姊與瑛妹，竟都是這樣的老了！

瑛妹拉着一個五歲的小女孩，笑着走到我的面前說：「叫聲舅舅，鞠個躬……」那小女孩扭過了腰，羞縮的躲在瑛妹背後，目光炯炯的張望着我。這使我沉沒在幻滅的悲哀裏。

我注意到瑛妹的臉上，她那多血質而又富於脂肪的所謂「滿月」一般的臉，現在變得淡淡地黃瘦了，只有兩個亮晶晶的眼球，還彷彿留有我對她處女時代的記憶；誰想到會因為搶不到玩具時常倒在地上打滾撒嬌的瑛妹，這時候會拉着自己的小女孩向着我鞠躬呢？往事如昨，只不過像隔着一層極薄的紗幕，然而，她不是已做了母親嗎？

不過，最使我驚異的還是玲姊，她不過比我大了三歲吧，何以今日相見，儼然成了一個中年婦人呢？她爲了我長年在外面流浪，也不知流過多少眼淚了，這次見面後除了幾句寒暄話以外，兩泡清淚又流下來了，接着就是一大篇我所不願聽的話。她重複地說着，歸根結底是說「你是有

福的……」這樣的話引起我無窮的懷觸，使我懺悔得幾乎跪倒在她的面前。

真的，在鄉人的目光中，我確是幸福的，家中人替我打算得無微不至，誰知他們的血汗給我換來的幸福，養成我脆弱、依賴、感傷、畏縮、懷疑、衰頹，……一切公子哥兒的惡習尚，這些真的够得上說是「有福」嗎？他們那種像慈母似的關心，也曾使我對於家庭感到深切的眷戀，然而，這種幸福實在造成了我那「附骨之疽」，使我牽連在現實環境裏，不能走到理想的大道。

我好多次下了決心，想擺脫掉家庭，流浪天邊，進工廠去嘗嘗煤烟滋味也好，過黃包車夫的牛馬生活也好；可是，久養在雕籠中的鸚鵡，忽然放到海闊天空的自由世界，牠已失去了飛翔能力！只覺得是茫茫然沒有着落，倘遇有暴風雨襲來，更要促起牠雕籠中悠然歲月的懷慕。所以，預算漂流十年，二十年，漂流到老，到死，但這滿胸熱烈的志願，被四面生疏的氣氛包圍攔來，我就變了失路的羔羊，不得不又飄然返回，徜徉在詛咒與羨嘆的故鄉了。

「你是有福的——」這句話使我感到無端的恥辱與激憤，日夜都在懷疑、反省、自勉、自奮，但摸摸鬍角上的鬍鬚，我開始悲哀，青春將逝，事業依然渺茫，我就這樣的一享福——到一老死——嗎？……

美麗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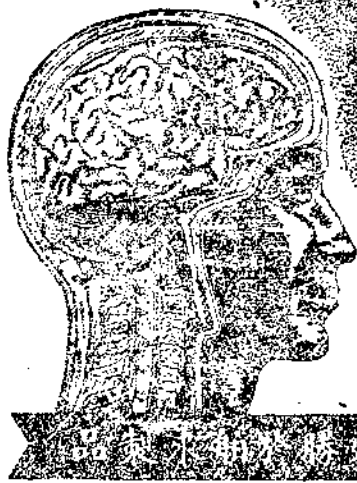
烟中極品

金鼠牌

華成烟公司出品

維他多勁

延年益壽粉
補腦第一



維他多勁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肺病患者的樂園

覃以理

冬天裏的春天

本刊專訪

溫度表中降近了冰點的水銀柱，重復升了起來，人們從袖管裏，從大衣袋中，拔出躲藏着的兩隻手，轉一轉頭頸，挺一挺身子，迎着增添了大地不少活力的陽光，這是需要一些肌肉活動的時候了！

早晨，一輛三輪車把我們從繁囂的市塵帶入僻靜的瀟西，穿過了鐵路線，車輪便開始疾馳在光潔平直的虹橋路上。這裏有一排排破舊的農舍，亦有一幢幢疏落的小洋房，所以這是中國的鄉村，亦像美國大城市郊外。風吹在臉上，不但冷，反而把隔夜所遺留下來的一些倦意完全趕盡。兩旁田野上長的盡是綠油油的大白菜，看上去給人們加上了無限的生氣和希望。間或有幾個西人，駕了馬從我們身邊擦過，或背了獵鎗，帶了幾隻中彈的野雉，騎了腳踏車迎面而來。我們斜依在三輪車的靠墊上，優閒地批評着兩旁移動向後的景色，再抬起頭來望望像一層純透明的藍水晶，沒有一絲白雲的斑紋的青天，一向緊鎖着的心門，輕輕地開了，我們嗅到了泥土的氣息，

我們領受了冬天裏的春天底恩賜！

在一小時長的旅程的終點，我們找到了我們的目的地——麥克勞路四十五號，防癆協會肺病第一醫院。

真正的慈善精神

另外有三四個朋友，早已在那邊等候我們。會合了以後，在辦公室裏休息了一下，喝上幾口茶，大家便爭着把話匣子打開。在防癆協會主辦的肺病醫院內談防癆，那幾乎是天經地義的。

那是在事變之始。上海難民麋集，雖經各慈善機關設所收容，無如在飽受驚險之餘，容易發生疾病，所以肺癆一症，大肆猖獗。國際紅十字會暨救世軍，便在小沙渡路救世軍之難民所內，加設草棚，收治患癆之難民。二十七年十月國際紅十字會癆病組結束，但已收容之病癆難民不得不繼續收治，於是另行成立「防癆協會」，繼承其事，該難民癆病收容所，遂遷至白利南路三十號B，命名為肺病第一醫院，至去年一月，再遷至今址。同年三月，又擴充範圍，在愚園路一二二一號另設第二醫院。池浜路二十五號之癆病

診所，今年八月一日起，改為該會與中華健康協會合辦。近復計劃於第八區內增設第二診所，一俟籌備就緒，即可開診。

第一第二兩院在廿七年十月至今年九月之期間內，所担任之免費工作，計進院人數二五九七，治療人數一一五〇〇，出院人數二五八七，住院日數二七四三六七，門診次數一九四七四。免費工作開辦之初，每一住院病人每月僅需舊法幣十四元四角，即可維持，現時每人每月醫藥膳宿等費，激增至中儲券一千元。目下兩院免費病人共五十五名，按月所費即在五萬餘元之譜。

市政當局之經濟補助既少，社會人士之捐輸又不足賴，為求本身維持起見，醫院體制自去年三月起改為半慈善性，除免費之床位外，另設收費病房，分為三等。取費亦較他處醫院為低，計頭等一百廿元，二等六十元，三等二十七元。自去年三月至今年九月，出費病人統計，進院人數三一四，治療人數七七七，出院人數二七七，住院日數一四六九五，門診次數四二八七。

不作虛偽宣傳，不濫募捐款，不求自己的利益，這是防癆協會的精神，這是真正的慈善精神。

你有肺病嗎？

說起肺病，頗有談虎色變之概！其實，肺病在事前既可預防，患後初期亦易治療。在這裏，

讓我給你們一些關於肺病的常識吧！

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二年六月，上海兩租界區內，死於天花，霍亂，傷寒，白喉，猩紅熱，流行性感冒，腦膜炎等七種傳染病者，共計一七八〇四人，但死於癆病一種者，多至一六四七九人，可知癆病之為害與七種傳染病之總和相近。男女在成年之時，最易病肺。成年時期，體力雖較強健，但這時期的體力亦是消耗得最厲害。若是那時候營養不足，或是工作和遊戲太久而過度，而且休息的時間少，身體就不能夠抵抗肺癆的病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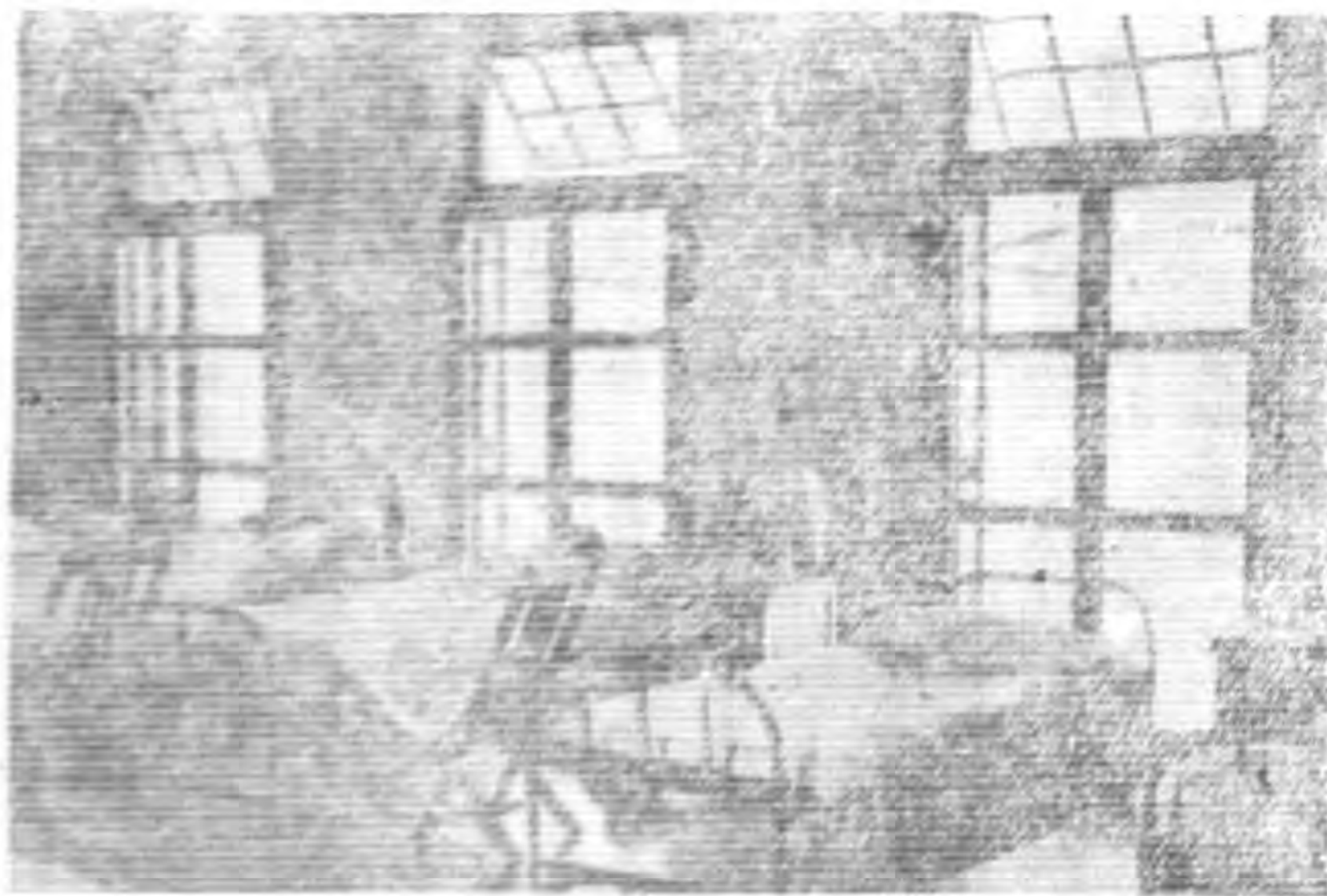
肺病在初期之時，若能早予治療，即可避免嚴重的結局，并於數個月的適宜療養後，便可恢復健康。在你有下列現象時，應該馬上就診於醫師：(一)咳嗽連二三期之久。(二)常覺疲乏無力。(三)體重逐漸減低。(四)久患消化不良症。(五)淋巴腺腫大。(六)跌打受傷後，傷處骨節的周圍發生經久不愈的腫痛。(七)咯血。(八)胸部刺痛。(九)午後體溫增高。

你有肺病嗎？根據這些現象，你約略可以推測一下。假使上述一種或數種現象，使你發生疑慮時，即應請醫診斷。診斷之法，一為聽察肺部并檢驗全部身體。二為詳細地詢問體溫脈搏和呼吸。三為皮下結核菌反應試驗。四為檢驗痰，血，以及其他。五為愛克斯光檢查。

防病於未病

肺病的治療，除了靜養，要有新鮮空氣及日光浴，滋養的食品，藥品，運動，和良好的氣候以外，手術的治療亦是很要緊的。施行手術，目

明明的病房 (康祖錫攝)



能獲愈。

肺部的伸縮，大半是賴於一種管圍橫膈膜動作的膈神經管束，切斷了膈神經，橫膈膜的動作，便受了限制，肺部動作，亦因之減少。且此種手術可使橫膈膜上升，縮小了病肺活動的餘地，因而更可使病肺獲得了更充分的休息。

此外尚有胸廓成形術和肋骨切除術兩種。前者是於一次或兩次手術中取掉了數條肋骨，使胸部縮小，惟此種手術宜在各種方法均告無效時纔施行。後者是遇有胸腔裏積水或膿，抽放無效時，便須用手術割去肋骨的一小段，俾胸壁有空隙，膿水可以自由流出。

不過，話應該說回來。肺病生到要動手術，已是够麻煩的了。防病於未病，却是第一要着。防止肺病，首須保持健康的生活。每夜至少八九小時睡眠，睡時要開放窗戶。每日要有定時戶外運動。多吃各種營養的食物。避免過度的工作，過勞，及其他過度傷害身體的事情。保持愉快精神。每年赴醫院或醫師診所一次去詳細檢查身體。除了健康的生活外，又須採取合理的預防，如食前常用溫水肥皂洗手，盡量避免與一般隨便咳嗽或吐痰的人接觸，吃飲可靠牛奶場所出品的已經消毒的牛奶，等等。

住院的清福

生病亦福，防病亦福，病終是要不得的。不

的在使病肺的一部份或全部獲得休息。最主要的就是一「人工氣胸術」(即打空氣針。)法以空氣灌輸到胸腔裏面，使有病部份的肺縮小而能減少工作。有病部份的肺有了此種的休息，便

過，假使你跟着我們在防癆協會肺病第一醫院裏參觀一下，你一定巴不得快些生病，生那慢性的，沒有什麼大痛苦的，不一定會致死的肺病，住在院裏，過着優閑的，舒適的，「半遁跡」的生活！

第一醫院的院址，原是前工部局設立的西人肺病療養院，去年年初經由防癆協會化一百萬元的代價向工部局買下來，翻為肺病醫院。院在虹橋路麥克勞路口，佔地二十一畝，四面寬闊，人烟稀少，一年四季，頗饒花草林木之勝。星期假日，附近輒有郊遊人士，或席地野餐，或并肩隨行隨談，或驅腳踏車於平坦廣闊之路上，閑情逸致，恍若置身於人間仙境，世外桃源。養病其中，其樂如何？

院內宿舍佔地極少，餘盡為草地，冬日負暄其上，或坐或臥，或行或止，飽受陽光恩賜，暢吸新鮮空氣，迥稍有倦意，回入病房，斜臥床上，取一二消閑書低聲讀之，有醫士悉心治療，有護士可供調遣，有良朋來訪相與清談，悠然恬適，豈不令人神往？

院中有免費病人四十三名，住於斯，食於斯，不化分文。三等床位二十八，頭二等床位各四。三等病人每餐所食一重二素。二等二重二素。頭等三重二素，魚肉蔬菜，都是院方自宰自種，清潔衛生，加料烹製，而其病房內鋪設極潔淨，每日膳食醫藥等費，總共銀一百廿元。有大飯店之舒適，無大飯店之虛費，此防癆協會醫院之

所以為慈善性質，自非借慈善之名而行收斂之實的「醫靈」可比。

我們六七個人，進了一間空着的頭等病房，有一個朋友在四圍瀏覽了一下，問一下價銀，就

參觀者合影。(康祖攝)



院在旅館裏開一個普通房間，還沒有這樣便宜呢！當下鄙人都有同感，一向我們怕生病，到那時長慢病，已望馬上生起這種病來，立刻住院療養，享受清福。院長說：「好，讓我來替你們檢查一下，如果有肺病症象，特准免費住頭等病房。」我們聽了，不禁心動，便跟了他進「光靈」，一個，二個，三個，直到第七個，沒有一個人有住院的「資格」，事既如此，我們祇得「自嘆命薄」，「今生不修修來世」了！

食指大動

在院內兜了一個圈兒，拍了幾張照片，我們一行便到餐廳準備進膳。圓桌上「星羅密佈」，不看則已，一看真個「食指大動」！蹄膀，紅燒排骨，紅燒獅子頭，葱烤鯽魚，焦菜炒肉絲，洋薯薯牛肉糊，豬蹄湯……原來那天院方特地宰了一隻重達一百八十斤的肥豬，「生產過剩」，所以幾乎每菜皆肉，朵頤大快，怪不得有一個朋友連呼「偉大！偉大！」不止，大概他是久而不知肉味，我却在旁替他不好意思起來！

中飯過後，我們一羣趁便到鄰近的一個花園裏去溜達了一會。從前門進去，沿着靠邊的圓路，兜了一圈，從原門出來，足足化了三刻鐘。這不是花園太大，而是我們走得太慢，一則我們胃內載重過多，二則這個地方太幽美，太富於情調了，一進去就感得愈慢出來愈好。

歸來，我們暫坐在一間屋子裏，每個人都從內心的讚美這偷得浮生半日閒，在虹橋路上話訪病的樂趣。可是，疲憊疲憊帶來了沈默，各自低下了頭，看皮鞋在皮鞋上的一層泥灰，全身的肉開始從緊張中鬆弛了下來。

一個朋友打破了靜默：

「我主張我們今後每個月去虹橋一次！」

「一個月太長了，一星期一次！」

「好！」一陣哈哈。



饅頭山

薛金鏞

饅頭山生活紀實(下)

周礦長的意思，想將北大巷兩旁的煤吃光了放棄回頭做東大巷，曹礦師認為迫不及待，早做東大巷上算，這問題，本是急待解決的，以多方面的利弊看，還是照曹礦師的見解對，因這東大巷雖是上山一面，地勢高，假如北大巷透了水，這比較多到二倍容積的東大巷，也是同樣要淹沒的，蔣監工詳細分析地回答。

這樣我們就決定先做東大巷吧！不過要請諸位注意，這是我們効忠的好機會，我們能在周礦長來山之前，將環境維持過去，就是諸位的光榮。

疫氣雖仍籠罩了全山，可是在程監磅買了藥品回來之後，大家又起勁作清潔消毒的運動，山前山後，都派人指導工人去消除穢物，山下的居民，也響應着，共同趨向於衛生的一條路，最後的效果，便是使恐怖的紛擾，都歸復到平寧，疫魔也似乎感覺到無味，不願再留在這山間了。

金主任這時早經蕪湖回來，曹礦師的腿，是需要三四個月的醫治，大該不致會殘廢，周仲明

的太太，也常從鄉間來信，代她病中的丈夫，宣達一切，煤船也依舊忙着來去運載，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歸復到常態了。

這天正是舊曆的中秋節，礦上停工，休息一天，工人們難得有這樣的機會，便吃喝賭博鬧得不亦樂乎，五號井上，平日一瞬不停的忙碌，這時也靜悄悄地祇有一個開機器的王五，還坐在機旁，井下也有八個小工，趁這停工的機會，在打掃巷子，這八個小工，由一個老兒率領着，一路整理。

一個叫牛鼻子的小工，催動前面正在打掃的幾個道，狗殺的！這般好日子，還不快些兒幹，完了出去，也好多踴躍一會，前面一個應道，老牛！不要慌，反正要到午刻才可上去呢！聽李工頭說，新來的礦長，今天還有酒請我們喝呢？

牛鼻子聽出這是歪嘴兒的聲音，便罵道，小歪，我下一輩子，還沒有聽說一家公司，肯請上我們這班爬炭鬼，你來耍老子，看我打斷你的腿，歪嘴兒着急道，不關我事，這是李工頭講的話，不信，你去問那老頭兒，他也聽得的。

老兒這時也停下攪道，不錯！我也聽他這麼說，這年頭我們來了好礦長，什麼都有了公道，前天小陳在路上，給礦長拖住了一路走，問了我許多事，小陳當然很俏皮的告訴了我們一些苦楚，據小陳說，連李工頭那天奇打他的一回事，也告訴了礦長。

旁邊蹲着的一個胖子，突的立起來，道，這小傢伙，又在嘴癢麼？我得告李工頭，再給他一頓苦吃。

牛鼻子喝道，罷了，罷了，我們還是趕快幹，有就喝，沒有也管他娘，老子有錢，幹完了也得上，獨個兒喝一飽。

對呀！歪嘴兒道，我們停會兒看醉牛下水吧！說得一齊笑起來，這就聽得遠遠地傳來了像吹汽笛般的長聲，越來越響，接着嗅到一陣臭惡味，牛鼻子道，不好！老兒也慌着道，水來了！快丟了傢伙走吧！八個人慌亂的爬着，轉過巷子，只見北大巷盡頭聲如雷鳴，一遍白光，涵湧地向這邊滾來，老兒們搶到了井口，急忙拉着梆子打了井上的王五聽得梆亂響也急忙開動車筐上來了，井上的王五聽得梆亂響也急忙開動車筐上來了，六七個人，那落在後面的胖子，爬到井邊，筐已上升了，水也到了腳邊，胖子慌急地抓住井框的邊，二格一跨的爬上來，將近到井口，水已追上胖子的腰，出了井口胖子臉色慘白的倒下來，便一些都不會動，老兒驚定了道，還好，我們一

高兒都沒少一個我得先報告公司去，牛鼻子道，我也去，說着，二人便急忙地奔來，逢人便喊道，五號井透水。

這時公司中正擺設酒席，客廳上坐滿了許多客，尤其是鄰山同成煤礦的趙礦長，做了最高的上賓，蔣監工們大家在詢問許多井下的問題，忽然外面報進來說，五號井透水了，廳上的人，都吃驚着，追問那最前進來的人，這人嚙嚙地道，那要問牛鼻子，牛鼻子擠到面前道，礦長！我們八個人，在井下打掃，聽得北大巷那邊來了大聲，去看才知是那邊老窿的水透過來了，想救已是

不及，祇得逃上來，現在水已快齊井口了。吳錚嚼唇顫動着，臉色也慘白了，故作鎮定的對大眾道，早知這五號井是會透水的，但不防這樣早，也透得這樣巧，假使在平時，恐怕還不止這些呢！說完便離了眾人，踉蹌地奔到井口，蔣監工們已都在井上了，只見灰黑的井水，還在上湧，離井口祇有丈許了，濁臭得不能久站，一會趙礦長一行外客也都到井上來着，程監磅和金主任，已從幾個廢井上調查回來道，九號四號三號三個舊井的水，已往下降，其餘的廢井，未曾動，工人們也插言道，聽說，同成礦的二號廢井，積水，在傍午時，突然的下降到看不見，拿石塊投下去，也聽不出水聲，這透透的，怕就是那井的水，趙礦長聽說吐舌道，通了我那邊的水

，這範圍就更大了。

吳錚急得沒有法，便向趙礦長問計。

且靜待三天，讓水漲定了，再進行救的辦法，趙礦長答，但這是一個嚴重問題，要有多方面的準備，第一是經費，其次是存煤，泵布與火爐，也均佔重要的因素，工人的落散，機件的配備，都要有相當的計劃，但即經三四個月抽水的工作，這水是否能抽乾，是一個最大的主題。……

照這樣說，我的井，就沒有希望了，吳錚悵悵地說，他兩條細長的眉，幾乎已連成一線了。

依我看，與其有這般準備的力量，也足夠對付另開一井了，趙礦長又鄭重地說着。

這時已午後一時了，賓主們祇得互相慰勸着，不歡地敷衍完這酒筵。

這夜月色格外淨明，五號井上鴉雀無聲，越覺得清涼欲絕，那三支顛巍巍的烟囪，已吐不出烟來，平日一息不停的機聲，這時也寂滅無聞了，祇剩無限底憂恨，滿貯在離這不遠的辦公室中，各人的心頭，坐在窗前月光下的蔣監工，這時聽吳錚述說趙礦長的論調後，在發揮他的主見。

趙礦長的話雖近理，但總是旁人的見解，我們是切身關係，還得拿自己的血誠，來解決這存亡問題，趙礦長所謂先決條件，我想，我們的煤，有着三百多噸，此後一些不敷裝運，足夠打水三個月之用，泵布三吋徑的有二只，還有一只大

的，雖是壞了，修後也可應用，火爐是現成的，

工人方面，下午季工頭對我說，有許多工人，願意不要工資，祇要公司給伙食，都肯始終幫做工作，我們同事，我想在這存亡關頭，一定肯同甘苦，願意自動的停棒，這樣財政方面，已少了一筆薪給的支出，其他開支，也儘量地來節省着，物質條件，不是已都解決麼？此後秋冬天氣，是水少時候，井下的水，一會也會自己往地層收縮，我們得這天時與人和，水量雖大，一定會打乾的，這一席話，說得大家都動聽。

金主任也發言道，我們不照這樣做，我們又將怎樣辦呢？事實是逼到如此了，我們有一分力量，也得盡量的幹去！

空話說得好笑，趙礦長明知我們的礦區，是沒有開井的餘地了，却教我們去另開一井，不是太滑稽麼？陳會計也不服氣地說。

大家有這樣的熱忱，事情是好辦的，秋冬的水量，確是往縮的方面走，這很可得一半的助力，看三四天內元浩及仲明的回音，再決定進止吧！吳錚已抱同情的說！

不這樣！副礦長！請你將這願同甘苦的計劃，再向龐公報告着，我想龐公定會許可這死裏求生的辦法的，我們所要求的，祇要龐公犧牲這三百多噸煤，不再來裝運，與我們同事及工人們一些伙食費，其他沒有請求了，蔣監工懇切地要求

着。

好！我就立刻寫信去，吳錚動容地允許了。

汽笛聲又激動靜寂的空氣了，可是那已失去了，每秒鐘不絕的，從五號井口上兩支很粗的鋼管中，激速地噴出黑水來，流到很遠的河內，這樣一天天過去，物質與精神，也一天天消耗着，可是井底的水，總是來個不盡，比較水量最高的時候，低不了多少，這才使蔣監工起了慌，程監磅也發愁到存煤，已不足壹百噸了，每天總是愁眉相對着。

難道我們就這樣束手待斃麼？金主任焦灼得從牀上跳起來。

前天李工頭對我說，山下有個七十歲的孿子，壯年時也是老窖工，三十年前，他發現一個苗，至今還沒有開掘過，如其公司肯收買，或者是個機會，蔣監工無聊地說。

哈！三十年前！那裏會有這會事，金主任偏着嘴說。

老蔣！你何不問問李工頭，那孿子想要多少錢！陳會計搭訕的說，我們窮極無聊，不妨試試看，程監磅也附和着。

如其要走這條路，與孿子談談也不妨，有煤，我們條件寬些也可以，只是現在不能給他錢，而且也要由蔣監工出面說，不可說公司中人已知

道，吳錚參加意見的說。

蔣監工應道，好吧！工人們的喜歡張揚，我是知道的。

一天早上，蔣監工和李工頭，荷着羊角鉏，跟着一個老者，從山徑小道上來，攀越了許多荆棘藜藿的所在，到了松樹下，那老者指着，指道，這前面的土墩下就是了，蔣監工看時，却是一個三尺來高，長滿着枯藤的泥堆子，好像是個孤塚一般。

就在這下面麼？李工頭問着，並裝作手勢。得！你往下開，把這墩爬開了，就見了，我這般年歲，還來怨你麼？咱不回老家，就爲這門。

李工頭一氣，將土開到四五尺，果然露出晶亮的泥塊來，蔣監工急抓一塊起來看道，煤却是煤，只可惜露頂了，壓力輕，質地嫩，火力弱，祇能做炭巴，也好，老李就帶一些回去吧！

這井的開掘，需要二千多塊錢，雖則未經礦師鑑定，不能決定煤層的厚薄，但是我總得回去，和元浩商榷看，能够帶一筆款子來，可以去進行，不這樣，我們財力已盡了，怎樣來着手呢？吳錚欲向大眾告辭地說。

也說得是，我們的伙食，祇能維持到半個月，吳礦長，你確能就回來麼？陳會計眼眶盈滿着熱望的淚問。

我不能給忠誠的同事們失望，我一定要得一個辦法回來的，吳錚就在這凄愴的問答中，悄然地離礦了。

(完)

節省醫藥健持康健
每人每年應即施行

全身健康檢查

× 光防癆檢查

每日同時舉行

：梅毒血清化驗：

靜安寺路九九六號美琪大廈

中國保健公司

電話 三二〇五七

霞飛路九九〇號

虹橋療養院

電話 七六三二八



港九渡海記

劍羣

在香港趁船到九龍，或從九龍趁船到香港，叫過海。過海可以趁各種的船，而最便利的和趁的人最多的是像陸上公共汽車似的渡輪。

五年以前，我初到香港，在九龍的尖沙咀上岸。因為家在香港，所以一定要過海。我隨着帶我到香港的一位父親的朋友，糊裏糊塗地踏上了渡輪。那是一隻兩頭尖的船，除了機器房之外的地方，放着一排排沒有靠背的櫟子。我找了一條比較清潔的櫟子坐下，祇聽到岸上鈴聲一响，船身過了一會就開始移動。

船駛到半海，有一個賣香蕉的小販走到我面前。我看看他籃裏的香蕉又大又長的，很想買一只來吃。但是袋裏沒有港洋，問父親的朋友要又不好意思，祇好暗裏吞口水。沒多久，船到達香港，一個工人在船的一邊放下一塊踏板，人們就從踏板走上碼頭。我踏上踏板，忽聽見頭上面碰的一聲，連忙抬頭一看，原來是上面亦有一塊踏板放下來，接着是許多鞋底在踏板的間縫裏出現。我正看得出神，忽給上面落下來灰塵跑到眼睛裏去。於是一面揩眼睛，一面向前走，走到門

口看見「三等由此出」五個字，才知道自己趁的是三等，那末在上面一塊踏板走的該是頭等了。

初到香港，因為沒有過海的需要，所以沒機會去趁渡輪。後來考進了嶺南大學附中，校址在九龍新界，要從香港趁渡輪到九龍的油麻地再坐一小時的公共汽車才可到校，因此開學的前一天由一位朋友陪着再度過海。

這次過海的碼頭不是上次的碼頭。據我朋友告訴我，上次的碼頭叫 Queen's Ferry，這次的叫作 Queen's Ferry。前者可譯景星碼頭；後者直譯皇后碼頭，亦可叫統一碼頭，因為除了尖沙咀之外，九龍方面所有的渡輪都駛到這裏來的。

我這位朋友不是從香港，他以為帶着行李趁三等比較便當（其實並非如此），我祇好跟着他走。在進候船室之前，我看見幾輛汽車望船肚子裏開去，問我的朋友，才知道這是汽車往來港九間的唯一路線。這對於第一次看見的我，確認為很好玩的。

因為給汽車佔去了船肚子，所以渡輪的船身雖比景星碼頭的大一倍多，三等的地方却是狹小

的。寥寥的幾條沒靠背的櫟子，在我們到船時，早給人佔去了。這裏除了水果小販之外，還有一個小小的攤頭。攤頭旁邊貼着一張紙，紙上寫的是：

「牛奶咖啡 二仙
牛奶紅茶 一仙
多士 一仙」

我們在靠船邊的地方放下了行李，坐在行李上。船開不久，看見對面來一隻肚子裏有汽車的渡輪，知道這種船是兩頭圓的。

在嶺南大學附中念了兩年書，每次例假回家總是在油麻地碼頭趁肚子裏有汽車的渡輪。因為有學生證，別人趁頭等要一毫（即一角，一仙即一分），我們祇要五仙，所以我一直趁頭等的。

我請的沒錯，頭等是從上面一塊踏板上船的。上船後，左右各有一樓梯。上樓梯即有一個房間，裏面有一排排有靠背的櫟子。這些靠背都是活動的，爲了船是用兩頭來回航駛港九的，活動的靠背使你船向香港開時，你的面可以向香港；船向九龍開時，你的面可向九龍。出了房間是甲板，甲板上亦有同房裏一樣的櫟。左右兩間房中間有一個門相通，所以不把兩間合成一間是要使吸煙的人有一間吸煙室，不吸煙的人有一間非吸煙室，裏面寫着不准吸煙。

頭等這裏沒有水果販，亦沒有牛奶咖啡攤。

十八分鐘裏（從油麻地到統一碼頭所需要的時間）沒有伴侶，假使沒有東西吃的話是很悶的。因此船上先後有了牛奶公司的雪糕（冰淇淋）和綠寶鮮桔汁出售。後來又有一個穿制服的女販賣雜食，一個二仙擦一次皮鞋的小童和一個出租雜誌攤（一仙租一本，從此岸看到彼岸），生意都很不壞。

高中畢業後進嶺南大學，嶺南大學借香港大學的地方上課，而家那個時候已搬到九龍，爲了走讀的緣故，每天至少過海兩次。過海的地點是景星碼頭，就是我第一次過海的地方。

景星碼頭的設備比統一碼頭好，頭等的候船室又寬大，又清潔，又美觀。除了衛生設備之外，香港一面的還有沙濾水免費供給。因爲設備的好，船的清潔（頭等裏）和行駛時間的短（它駛的是港九間海面最狹的兩點，一年一度的渡海游泳比賽就是在這裏舉行的）所以由這裏過海的人比任何地方多。

每次由景星碼頭過海的收費是一毫。把錢拋在收錢的櫃台上（在一個小窗裏）就可以從兆豐公園進門那種旋轉式的門走到候船室。時常過海的人可以買月票，由另外一扇祇立一個不大查票的門進去。月票每張九元。一家人一起買每張祇有五元，人愈多愈上算。學生過海每月祇有二元，倒是很便宜的。

在候船室裏，各式各樣的人都有。時常聽到的客套除了「今天天氣哈哈」之外，還有一句「你過海嗎？」還有些站在候船室門口等情人的，那種焦急的樣子，跟你在二點三十一分時到大光明戲院門口去看到的一樣。

這裏的船，如我說過，是兩頭尖的。它亦是可以用兩頭駛的；亦有活動靠背的椅子；亦有吸煙室和非吸煙室，但隔開牠們的不是一扇門而是一個甲板。因爲從此岸到彼岸祇有七分鐘，所以沒有擦鞋的，沒有販賣食物的，亦沒有出租雜誌的。

平常船是每十分鐘開一班，在上下寫字間的時間內則五分鐘一班。過了十二點五分鐘要隔一小時才有一特別班。這特別班祇有兩班，收費加一倍。聖誕和新年的除夕是通宵有渡輪的。

我很喜歡在晚上過海，尤其是春天的初夜，天上有新月，有星星，從九龍啓程，或抵達九龍的時候，站在甲板上，受着春風的撫摸，望望天，望望海，望望遠處萬家燈火的小山，可惜我不是詩人，否則寫成的詩何止百首。

晚上到香港看電影，再去吃東西，回家時時常趁十二點五分的渡輪。那時候因爲有些倦意，而且香港的燈不像初夜時的多，所以我老是懶洋洋地想打瞌睡。討厭的是，在這個時候過海，往往有使你不能安心入睡的事：不是醉水子在胡鬧地調戲鹹水妹（供洋人玩的妓女），就是醉洋人在大聲地唱洋歌，吵得全船的人頭昏腦漲，沒有法子想。

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坐在非吸煙室裏看電影說明書，忽然一個醉洋人挽着一個鹹水妹走進來，

那洋人無緣無故地要一個中國人站起來讓他坐，那個人不理他，他就破口大罵，那人知道他喝醉，所以仍不理他。於是洋人就以為那人不作聲是怕他，竟要挑他打架。那個人笑笑的站起來對鹹水妹說：「是他來找我打的呀！」說完就一舉把那洋人打在地上。祇聽見四面的中國人都在叫「打番鬼佬（洋鬼子）」，那鹹水妹連忙陪笑說：「先生，對不住，他喝醉了。」在船上的幾個洋人不知是看見我們人多，還是知道自己人無理，倒亦坐着不響，祇有一個去幫那鹹水妹拖那醉鬼起來。

很多人在渡輪上看見中國人被洋人侮辱，我看見的這次倒是很好的。不過有一個晚上我却碰到這末一件事。那是當我趁的渡輪駛到海中心時，船忽然停了下來，大鳴汽笛，原來是三等裏有一個人跳海自殺。於是許多船都駛到出事地點把那人撈起來。船再向前開的時候，坐在我前面的水手就吃起豆腐來。

「那傢伙真不怕冷。」一個說。
「水是濕的呀，難道他不知道嗎？」另一個說。

「要是我不穿這套新制服，我一定跳下去救他。」又一個說。

「要是我跳下去，亦許我要他救呢！」再一個說。接着是一陣哈哈大笑。

我不知道現在香港渡輪的情形如何，但我想醉洋人和醉水手是一定沒有的了。我很希望能再到非吸煙室裏打一個瞌睡，我更希望能再在有新月，有星星，有春風的晚上過海。

驚險故事
長篇傳記

流犯餘生記(四)

貝朋諾著
唐牧譯述

第二章 遠渡重洋

前面的故事

這是一個法國青年在南美洲法屬幾內亞殖民地過十五年非人生活的慘史。
雷尼貝朋諾的父親，因為在快車上做慣了事，謝絕了公司當局的擢升。妻子認為不長進，在小雷尼出世三個月的時候，離家遠奔俄國皇家教書。雷尼就此成爲無母的孤兒，在叔叔的咖啡館中當差役，因將顧客的竊注飽私藏而被逐。參加歐戰後，病中與醫院女護士戀愛，擬結婚，無奈阮囊羞澀，祇好四出求職。後因竊款及珠寶被捕繫獄，判決流刑苦役八年。本章敘述他由法國動身，遠渡重洋到南美洲流犯殖民地去的沿途情形。

「背起行囊來！」

我們每人就背起水手行囊。

這老監獄的大門開了。

「開步走！」

我們這些要上囚船去的又狼狽又醜惡的犯人，最後一次走在法國國土上了。兩行穿着制服的非洲塞內加爾土兵，肩着上好刺刀的步槍，圍繞着我們。我們走過監獄的大方場，列隊經過那座吊橋，進城裏去。

關心和好奇的法國人，從全國各地來看我們出發。其中有傷心的父母，妻子，子女和朋友，他們來看他們親愛的人，被放逐去受苦刑的最後一瞬。其中也有犯人的共犯，來看他們不幸的影響。

伴動身到幾內亞去。新聞記者在拍照。有一個攝影師站在一輪汽車頂上搖着開末拉。

人叢中忽然發出狂呼聲：「再見，白柏！祝你幸運，鼓起勇氣！」那是馬賽一個汽車夫的情婦，來看她的情人動身。

「噢，我的兒啊！羅傑啊！」羣衆騷動起來了，因爲有一個母親暈了過去。肩着步槍的兵士走得靠近一點，一個警士用腳把那母親踢醒，在我後面兩三步，那可憐的女人的兒子向警士咆哮着說，「你這畜生，我總有一天要打死你！」

我們到碼頭了。
簇簇的黑烟，從水面上馬丁尼號的烟囪嬾嬾上升。有些駁船等着把我們載上囚船。

經過了長時間的延遲，叫我感覺非常不安，駁船終於開行了。裘麟在我旁邊。正當這時候，我感覺有人用手在按我的肩，我轉過頭去看看，原來是蒂蒂，他想法子擠到我們站的地方。裘麟看見他的時候，臉發白了。蒂蒂給我們每人一根香烟，這是他想法子取得的。半小時後，我們上了囚船。

我們走上跳板，經過甲板，把我們寫着號碼的行囊放在一個艙裏，被收藏了起來。接着我們走下一條狹窄的鐵梯。我們俯身經過一個低矮的小門，進入一個裝着粗鐵欄的囚籠裏。每個囚籠容納九十人。有一個警士數着我們：「……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我正好是第九十名。我進去以後，他把門關了，叫裘麟和蒂蒂到對面的囚籠裏去。裘麟的劫數就這樣完了。我咒咀我自己，我爲甚麼沒讓他站在我前面，把他和蒂蒂隔開來呢？

船窗都關着，我們不能看岸上的景色。犯人繼續列隊走進對面的囚籠裏去，在船上的其他部份，有更多的犯人趕進別個囚籠裏去。這樣，犯人像貨色似地裝了一個多鐘頭，直到所有的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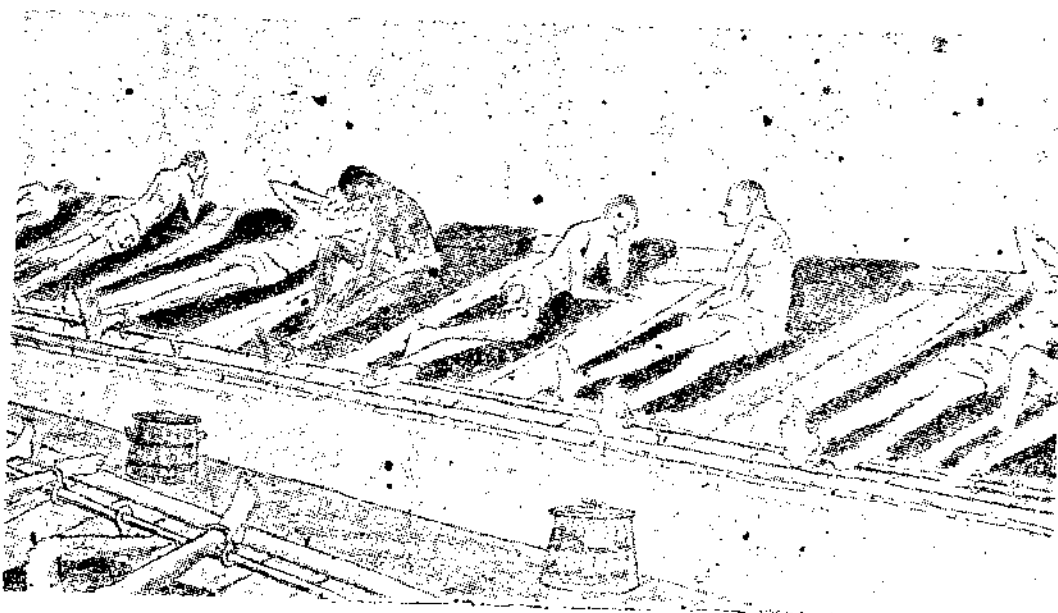
籠都蒸發着汗液與臭氣。

囚船的汽笛在我們頭上吼着。有些犯人失望得幾乎發狂。我們擁擠在囚籠裏，出發的悲哀多於將來的思想。充滿人氣的混濁空氣，中人欲嘔。我們好像許多敏感的野獸，被關進檻裏。船開始擺動了。我們在移動了。一種絕望的悲哀盤據了我整個的心：我能再見到法國嗎？

一個警士把鐵柵開了，有一個水手拿了一疊吊牀進來。我們每人接了一張，各人揀一個自己認為最好的地方掛在天花板上。穆四的吊牀掛在我的旁邊。接着那水手把舷窗開了。臨近窗口的人，可以看見遠處逐漸消失的故國沿岸的輪廓。幾小時後，犯人有一半病了，因為有許多人是一生第一次航海的，有許多人也是末了一次航海。

馬丁尼號原是一隻德國的舊貨船，自從歐戰結束以後，就改為運載法國犯人到幾安那去的囚船。每次約載犯人六百八十名。犯人都關在貨艙的囚籠裏。每個貨艙有兩個囚籠，一個在右舷，一個在左舷。在這兩個囚籠中間，有一個空的地方，日夜有兩個武裝警士駐守着。囚籠長約六十六呎，寬約十二呎，高約十二呎。每個囚籠關了犯人八十至九十名，每人佔不到一方碼地方。囚籠的外牆就是船殼，兩邊是分隔船艙的厚鋼板，裏面朝警士守崗的地方是粗鐵欄。犯人由當中一個小洞進出，每次祇有一人能夠通過。

每個囚籠裏沿鐵欄的地方，有一條長「法凳」，是預備給犯法的犯人坐的。這些「法凳」很流犯就寢時足踝被鎖在鐵欄上



高，犯人坐在上面，雙腳碰不到地，背向鐵欄，雙手被用手銬鎖在鐵欄外。這樣的刑罰真是痛苦

，即使最兇惡的犯人也馬上會吃不消而屈服了。犯罪較重的犯人，得坐「熱囚籠」；熱囚籠是用鐵板造的，靠近鍋爐，小得一個人却站不直，裏邊熱得要命。關在熱囚籠裏的犯人，每天祇有一夸脫的水可喝。當局為預防犯人集體暴動起見，特在每個囚籠的頂上，鑽了許多洞，以便在臨急的時候，機匠祇要轉個把手，就可以把燙人的蒸氣射進囚籠裏去。

每天早晨，犯人有半小時可以上甲板去呼吸新鮮的空氣，同時水手用一桶桶的水沖洗囚籠。這是一個危險的時候，因為祇有這個時候才會真有事故發生。這時候的紀律是非常嚴緊的：犯人不許講話，不許走動，也不許轉頭，要一直沉默地朝海站着。每次祇放出兩個囚籠裏的犯人出來，所有的警士都全副武裝，如臨大敵似地監視着他們。

飯食真是壞到極點。因為政府規定渡海犯人，每名膳費計共四百五十法郎，因此船長總是儘量減少飯食的數量。他的藉口是說，犯人有一半暈船吃不下。至於每個犯人在船上應得的一夸脫酒，也時常喝不到，因為警士時常虛稱口實，罰全籠的犯人沒有酒喝，把酒充公了，結果全進了警士的肚子。

我很快就看出，這些警士跟法國監獄裏的警士，大不相同。法國監獄裏的警士，多數是粗漢

，他們因為這種職業簡單，整天總是想刑罰犯人，至於維安那的警士是比較可親近的，他們是想把袋裏裝滿錢才選這個職業的，他們並不想盡良心去服務社會。

在囚籠裏，紀律是很寬的，我們可以談話，打牌，吸煙。談鋒很自然地轉到維安那和逃走的問題。在我住的囚籠裏，有些犯人帶來從書上扯下的南美洲小地圖，就化很多時間去仔細研究，測量距離，讀熟並記憶幾安那四週河流，城市，國家的名字。

囚籠裏的犯人，很快地就分黨結派。巴黎人聚在一起，從馬錢來的結成一派，物以類聚。可是有一派却是各地的人都有，就是老資格的積犯。這一派包括在非洲的軍事監獄裏住過多年的惡棍和暴徒，身上刺滿着花，無論甚麼欺詐的手段都懂。他們一開船就有香煙和他們的東西。開船的第二天，他們已經設計了種種聰明的賭博：有畫在紙張或紙板上的撲克牌，有用麵包碎接成或糖塊做成的棋子。他們在囚籠裏是欺小凌弱的暴虐者；他們肩上的肌肉突起如鋼，他們的額上有傷疤，他們的厚嘴唇會突然咆哮起來，吐出粗俗猥褻的言語，他們的身上，刺着淫猥的圖畫，這些都是他們主要的特徵。這些積犯的敏捷的眼光，有一種兇狠，邪惡，上下估量人的表情，我曉得他們的思想也是險惡的。他們每人都找年輕

的犯人做伴，不到三天，大家都有「小朋友」了。他們真是大膽妄為，在晚上，當別人睡覺的時候，他們能偷甚麼就偷甚麼。他們偷我們的衣服和旁的東西，去跟水手們換香煙。水手們從甲板上放一條繩子到舷窗口，把贓物吊上去，每包贓物可換香煙五六包。

飯食裝在大桶裏，是由囚籠裏派幾個犯人去拿來的。由一個犯人去盛，他總是裝多些給同黨的人，欺負那些老弱者。穆四跟我總是互相幫助，我們想法子去取得我們應得的一份；這時候我們已經開始準備在到幾安那的時候，由森林中逃走的計劃，我們自信我們的決心與勇氣，可以使我們很快地得到自由。我有好幾次從鐵欄後看看對面的囚籠，想要看看裏面，可是總是看不到，他是埋在那人堆裏了。有一次，當我又在看的時候，對面的囚籠，有一個睡在被單上的犯人，看見我看了許多次，就從對面喊過來道：「現在他已經跟蒂蒂結婚了！」

我們出發後的第二天晚上，我已經睡了，忽然有人把我的吊牀撞了一下，幾乎把我撞下地去。原來有兩個犯人在我旁邊的吊牀上掙扎着。當這場騷動終止的時候，我聽見他們在低聲爭辯。這時候我才明白是甚麼一會事：當我們在監獄裏的時候，吊牀上那個比較年輕的傢伙，每天真地跟另外一個犯人交換字條，甚至接受食物和其他

的饋贈，他以為這個犯人喜歡他，想跟他做朋友，而現在這個犯人却要求享受他「應得的權利」了。

離開聖馬丁三天以後，囚船開到北非的阿爾及耳，在那裏有兩百個犯人在上船，多數是非洲法國殖民地的阿拉伯人和黑人。接着囚船就直接向幾安那開去。我們在直布羅陀和坦吉爾中間旁邊，朝海洋方面進發。

有一天，囚籠裏發生了爭吵的事。有兩個犯人，在中央監獄裏是冤仇，他們想要解決事情。兩個人各用湯匙柄在水門汀上磨成刀，作為武器。我們都排列站在靠近鐵欄的一面，使值班的警士看不到這一場惡鬥。那些積犯開始齊聲唱小曲，叫外面聽不到決鬪者吆喝的叫聲。這場惡鬥歷時約十分鐘，兩人赤膊的身上都流遍了血。其中有一個犯人突然滑了一交，另外一個犯人正準備要把他了結的時候，跌倒者的同黨就出而干涉，把那個佔優勢者拉開。有幾個犯人拿水來讓他洗去血跡。這時候警士疑心囚籠裏有些異常的事情發生了，就手執手鎗進來。他們看見那失敗者滿身血污，立刻報警。不一會，就有十二個警士到囚籠裏來。他們命令兩個犯人把那個受傷者抬出去，叫另外一個參加惡鬥的人站出來。那個人祇好出來自首，因為他身上還在流血，知道結果一定會被發覺的。受傷的犯人被送到醫務室去，

一小時後，紮好傷處回來了。至於他的仇敵，在旅程中一直被關在熱囚牢裏，這件事情就算暫時結束了。

囚船開到熱帶的時候，囚籠裏的熱度和空氣悶得可怕。犯人有四分之三祇用毛巾圍住腰部。水染污了，水手就把甜酒倒進水裏去消毒；後來水越來越鹹，祇好用高錳酸鹽去代替甜酒了。我們每天有兩次的集體淋浴；水手們手執水管下船艙來，用涼爽的鹹水朝囚籠裏汗流夾背的犯人身上澆。這倒是一帖極好的清涼劑。

囚船時常把機器放慢，接着又恢復原來的速度。這時候我們就立刻曉得，船上又少掉一個人了。一條可憐蟲死了，在囚籠裏結束了他的徒刑。有一天下午，一個去拿湯的犯人向我喊道，「今天早上誰被拋到海裏去你曉得嗎？」

我說，「不曉得！是誰呢？」

他回答說：「小裘麟的朋友羅爾。」

陪我乘囚車的九個犯人中，已經有一個死了。

我不禁想，不曉得輪到第二個死的是誰？

當我們在海面上航行了約兩星期的時候，有一天，對面的囚籠忽然發出了尖銳的呼聲，接着是一陣毆鬥的聲息和一串呼喊的聲音。我趕快到鐵欄邊去看是甚麼一回事。有兩個阿拉伯犯人，正在作猛烈的毆鬥，其中一個在其他的犯人當中躲來躲去，另外一個在後面大迫而特迫，每次追

到的時候，就有一陣叫喊與猛烈的搏鬥，其餘的犯人都趕快逃開，把整個囚籠鬧得不亦樂乎。旁邊的犯人齊聲喝采。值班的警士衝進囚籠裏去，制止這場惡鬥。這兩個阿拉伯犯人拖到囚籠外去，警士開始調查真相。

原來其中一個阿拉伯的犯人在睡的時候，另外一個趕上去，一手又住那個人的喉嚨，一手拉住頭髮，把他的耳朵咬成兩段。被咬的阿拉伯犯人踢了幾下，掙扎起來，在盛怒之下，拚命要抓住咬他的人，那個人就在擁擠不堪的囚籠裏逃去。這場毆鬥是為一個年輕的犯人爭風吃醋而起的。事情的發生是突如其來的，接着就是瘋狂的追逐，每次接觸的時候，雙方都大聲喊叫，使船艙大亂一場；因為每當他們搏鬥呼喊的時候，同籠的其他犯人都齊聲喝采，其他囚籠裏的犯人聽見了也跟着喝起采來，因此好像一艘的獅子在亂衝亂撞一樣！警士們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都蜂擁着走下狹窄的梯級。

那兩個值班的警士老羞成怒了。當他們大聲喊「肅靜！」的時候，我們這些犯人反而敲鑼得更響，事態已經無法控制了。他們恨不得把我們全都殺死，於是就拿這兩個阿拉伯犯人出氣。他們在囚籠外把這兩個阿拉伯人加上手銬，用粗暴的手腕處置他們。囚籠裏犯人的譁刺與侮辱的叫罵聲，更增加了他們的氣忿。

那兩個阿拉伯犯人成為他們報復的出氣筒了。警士們挑出那個咬人的，商量了一會，決意嚴厲地責罰他，以作我們的警戒。於是下令用繩鞭把那犯人鞭撻十下，就在兩個囚籠間的空地上執行。

警士們都站開，讓我們可以看得見。那阿拉伯犯人赤裸着上身，跪在地上，一個高大的水手執着繩鞭，船醫在旁邊看着。第一鞭下去，血流出來了，可是那阿拉伯犯人一聲也沒哼。第二鞭打下了，他的背上又浮起了一條長鞭痕。嘩！嘩！第三下第四下又打下去，鮮血蜿蜒流下他的腰。那阿拉伯人咬着嘴唇，可是一個也沒響。當他聽見繩鞭響時，他祇把眼睛閉緊一點。那些頑犯喃喃地在咒罵那水手了。打到第八鞭的時候，船醫阻止繼續鞭撻下去，把那犯人送到醫務室去，至於他的仇敵，則被關進熱囚牢裏。

在我們囚籠的一個角落裏，有兩個智識程度好像比別個犯人高的，一直在一起談話。他們一個名叫薩士，一個名叫馬凱迪，因為暗殺塞特城的秘密警察長，幾乎上了斷頭台。他們總是兩個人單獨在一起，不信任別個犯人，他們準備在抵達幾安那的時候，立刻就設法逃走。

囚船上結成了好幾對變態同性戀者，有些是在聖馬丁監獄裏開始的。那些十七八歲的年輕犯人，既沒有力氣，也沒有堅強的意志方可以抵抗

，因為恐懼而入獄了。

囚船越開越近幾安那了。有一天早上，海岸出現了。幾小時以後，囚船停在馬朗尼河口，等潮水漲，然後開進河裏去，慢慢地沿着法屬海岸向聖羅蘭城駛去。我們已經在囚船中過了二十一天。

我們都擠到囚籠的舷窗口去看。大家不禁脫口喊出：

「看，那裏有猴子！」

「看，有一隻鸚鵡在飛！」

「森林！看那些樹多麼大！」

因為有那麼多粗壯有力的傢伙在那裏擠來擠去，我祇擠到一個舷窗口去看了一會。看到沿岸那些高大青翠的森林，我不禁嚇了一跳，因為我知道我將生活在這龐大的森林的包圍中，我得穿過這些森林設法逃走。

警士命令幾個犯人去拿我們的行囊來，在囚籠裏分發給我們。

命令來了：「穿好衣服準備上岸！」犯人們都穿起衣服來，把帽子儘量戴得好看。因為我們還有些虛榮心殘留着。

汽笛響了，接着囚船停了下來。我聽得見河水拍着船殼的聲音。過了一會兒，警士站好崗位，鐵欄開了，我們就列隊走出去。

在我們面前，這罪惡之城聖羅蘭靜靜地站立

在早晨陽光的普照下，外表上似乎很可愛的樣子。可是我們這些犯人當中，却有許多人偷偷地掉轉頭去看荷屬沿岸的情形，他們的心跳加快了，因為他們想在那荷屬的森林裏，他們就可以得到自由。

囚船開到聖羅蘭城，在全城的居民看來，算是一件大事，大家都到碼頭上來，用好奇的眼光看犯人下船。碼頭上有許多穿白制服戴軟木帽的官員和他們的太太。

犯人全部下船以後，就列隊站在碼頭上。有一班袖口上有許多條紋的警士來點數犯人。有些生病的犯人就臥在碼頭上，等候送進醫院。有一張短短的犯人名單，是記着那些在海面失蹤的人名的，這些人在船上死掉，就被拋進海裏去了。有一個身材高大的黑種人，穿着點塵不染的常服，站在一邊看。他就是流犯殖民地的長官。

一個警士喊道：「背起行囊！開步走！」

我們就慢慢地走離碼頭。一羣不能進碼頭去看熱鬧的男女黑人，站在沿岸我們走過的路線兩旁。那些黑女很隨便地指着我們笑着。有一個喊道：「喂！提起精神來！」她們這種自由自在的態度，也影響到我們了，因為經過這次長期的海上生活以後，上岸總是一件歡快的事情。在觀眾當中，也有許多白種人，可是他們樣子都很狼狽。我們看得出他們對於我們的來到，並不覺得興

奮。他們多數是赤腳的，衣服也髒得不堪，有些祇穿着破爛的襯衫。有幾個戴着破爛的破帽子。我們還看見戴着闊邊草帽，穿着紅白相間的條紋

衣服的犯人。有一個犯人走近我們來問道：「你們籠裏有沒有從馬賽來的？」另外兩個犯人走上來跟我們一起走。其中一個認出我身旁的犯人是他小時候的朋友，我聽到那個人說：「我是長官的廚房，我明天會送一張字條來給你。假如他們問起你的職業，你說是個畫家好了！」我看見那個人遞一包香烟和一些錢給他這新來的朋友。我的一個同伴，也聽見了這談話，低聲告訴我說：「好：我也要說我是畫家！」

我們列隊沿馬朗尼河岸走了幾百碼以後，就向左轉。

高高的牆，有一個大門，門外站着幾名警士。在這開着的門上，有大字寫着：「流刑監獄」字樣。在我背後那個犯人，用一種疲乏無力，似乎是絕望了的聲調喃喃地說，「這就是監獄了！唔，這就是我要住，住到我死的地方了！」

長期定閱優待八折

半年十二冊：定價一百二十元

全年廿四冊：定價二百四十元



明星與傷風

班公

你如果到紐約的大都會歌劇院 (Metropolitan Opera House) 的後台一看，往往會發現那位美國次高音歌王勞倫斯·鐵倍脫在豎蜻蜓。這位金嗓子每天要把這種把戲來幾回，兩脚朝天，把頭頂在地板上，說是這樣一來可以預防傷風——如果已經傷了風，那末這個法子便可把牠治好。

他說，傷風之來，就是因為我們太喜歡用兩脚站立或走路之故。脚一朝下，頭腦裏的新鮮血液便容易流到下面去，以致頭部血液，入不敷出；每天豎豎蜻蜓，便可使血液正常，而風也不會傷起來了。

我們普通人傷一次風只是覺得討厭而已；對於一位歌星，傷風却是一種嚴重的打擊。你非停止工作不可，而大都會歌劇院的頭牌歌星如果停工一場，便是收入減少一千美元。如果胃病登台，那是非常危險的事，世界第一名男高音歌星卡路沙 (Caruso) 就是因為在傷風時勉強歌唱，弄得血管破裂，送了性命！

近來有人訪問了不少歌星，演員，無線電播音員……和很多靠嘴吃飯的人們，發現他們治療傷風的祕方，大概都是一安心睡覺，出一身大汗。無線電音樂隊指揮愛德華在每夜睡覺之前，總要來一次熱水浴，浴水中還要加一磅炭屑，一磅食鹽，外加芥辣粉若干。善於處世交友的卡乃齊 (Carnegie) 偶遇傷風，馬上睡覺，一等到噴嚏出來，連忙把被蓋頭沒腦蓋住。他說這樣睡他八個鐘頭，傷風立能全愈；如果你起首疏忽，那末你就要吃牠兩個星期的苦了。

電影明星加萊葛倫，却不肯一傷風便睡覺，他寧可加上一條厚厚的羊毛圍頸，出門去作一次很長的散步。法侖却通到先把喉部一帶包得暖暖的

，跳進俱樂部，看見朋友，便送上紙條一張，上寫，「不能說話，傷風。」有些人偏要和他說話時，他又送一張，「閉嘴！」他的治療傷風，以不開口為基本原則。

華納裝士德要預防傷風，便每天飲梳打水三杯，每隔兩小時還要把檸檬汁漱一漱口。

蘭氏姊妹中最漂亮的普利西拉的傷風藥方，却是從一個印地安人處學來的，她用等量的菠菜，小青菜，「獨行朵」，葡萄，混在一起煮湯，鹽要加得多，再加一撮蘇打，大量的吃，大量的喝，傷風期內，別的食品一概不用，據說這樣就治得好傷風。大家不懂為什麼要加蘇打，因為近代的科學家們都以為蘇打是會把菜蔬當中的維他命完全破壞的。

好萊塢漂亮女郎李配屈列 (Lee Patrick) 治療傷風的藥物，可以叫你望而却步。她用一只檸檬，放在烤架上儘管轉來轉去的烘烤。檸檬經過高熱就爆裂開來，她就在這裂口中加上蠶豆大一撮紅辣椒粉，再加上一層芥辣粉把裂口封住，趁熱把這只辣檸檬用牛皮紙一層一層緊緊包住，讓這些辣東西沁到檸檬裏去。等到冷了，再把它切成一小塊一小塊吞服！這樣辣氣冲天，大概傷風嚇也要被她嚇逃走了。

避免傷風，明星們也還有種種迷信，據說效力非常靈驗。女歌星麗莉彭絲 (Lily Pons) 就有一把怪茶壺。

彭絲小姐身裁嬌細，最易感染傷風。有一天早晨，她坐了汽車到紐約火車站預備到外埠歌唱，忽然在車站上急得面無人色。她連忙吩咐車夫，「回去，我忘了東西了。」結果是火車儘管可以脫班，她的茶壺却不得不

去捧了出來，她還誠心心的告訴人家，這托茶壺祛除傷風，靈驗如神，比隨便什麼藥都好。每次出門，她總不肯忘了這只家傳之寶——一把普通的泥茶壺。壺裏面常煮一點紫蘇，薄荷，檸檬精，她每天早晨總要喝一杯濃濃的燙燙的「茶」，接下去便是熱水的浴盆里躺一刻，跳起來便用冷水的「蓮蓬頭」淋一淋，再用酒精把身體趕緊擦乾——結果她倒居然是從成名以來，從未傷風。

大都會的著名女高音綠蒂蘭(Lotte Lehmann)某晨醒來，覺得喉嚨有些發啞。她的治法却又古怪了：她跳下牀來，走到走廊上，把嘴張得開開的，讓太陽光直射進喉嚨裏去，倒說日光治療傷風，靈得不可思議。她還用日光燈照射聲帶，據說也有好處，可是她也勸別人不可照射得太長久。

還有一位歌劇女星琴·畢金司(Jane Pickens)却深信紫外光有意想不到之妙用。這位美麗的女星深知時間之可寶貴，就想出了一種出人意表的方法——她在牀邊的電話機上裝了個開關，通到一盞紫光燈上；把電話聽筒一拿下，紫光燈就向她照射，她的話說完時，紫光燈就關掉了。

至於傷風能不能吹風的問題，却有兩派相反的主張。一派說吹風是着涼之媒，一定要造成傷風；又一派却說只要你平日有心多多吹風，傷風就傷不起來，到現在還有一位歌星在每天熱水浴後，不穿大衣，立刻出去到門外散步，專門去吹一吹風的。

據說多聞香味也會傷風的。麗利彭絲在某次表演以後，房間里放滿了香味馥郁的鮮花——到明天，彭絲小姐傷風了！生香解語，原來是不可得兼的啊！

下期新年特大號精彩無比

天下半月刊 第四期 班公·明星與術

菲美咖啡公司

經售各色洋酒
罐頭食品



結來品業已絕跡

大飯店皆已採用

愛多亞路一〇二號電話九四六九

重副公司

百貨·綢緞·呢絨

薄利和氣
包退包換

霞飛路·南京路·愛多亞路

半月劇譚

諸葛蓉



「家」，巴金的原著，在舞台上前後已演過兩次，亦上過銀幕，它的故事久已家喻戶曉，似乎不再有多大的號

召。這次「同茂」爲挽救歷來營業的頹局，不惜工本，在「金都」大膽的把它三度演出，純是賣了「曹禺」兩個字，而這下去看「家」的，亦無非是看在曹禺的面上。

上海劇藝社演出的「家」，是由吳天改編的，好像早有定論。曹禺，因「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在劇壇奠定不拔地位的曹禺，究竟把它怎樣改編的呢？

在歷史轉變的階段，一個典型的大家庭內底醜態和它的崩潰，像「家」這樣龐大繁複的題材，要把它一情一節的搬演在受到時間和空間限制的舞台上，斷然不可能。縱然可能，亦必零亂不堪；沒有一貫的，統一的體系。在這一方面，曹禺好像會把「家」的故事，放在數千倍的顯微鏡下，觀察了一番，他從橫剖面來分析「家」的組織，沒落和崩潰，把其中幾個最重要的因子揀了

出來，去蕪存菁，加以渲染和誇張，這樣在演出上覺得簡潔明快。像這種「重點主義」的手法，自然比吳天的着重縱的介紹，按照原著故事的開展，由頭至尾，平直無奇的寫來，顯明得多，生動得多。

「家」的故事中含蓄了四個要點，曹禺亦便把這四個中心用戲劇的筆觸，勾勒了出來。一是以覺慧爲代表的新潮流的興起；二是以馮樂山爲靈魂的舊勢力傳統底「衛道者」的負嵎頑抗而卒至沒落；三是大家庭本身所存在的缺點；四是在新舊時代交替中，像覺新這樣「承先啓後」的份子底徬徨與悲哀。在這四者之中，曹禺更注重於「覺新」型人物的介紹，用其餘三者作爲陪襯或反證。這樣一來，曹禺的「家」，與其單純的說「家」，不如說爲在沒落崩潰的大家庭中，覺新一生的可歌可泣的事蹟。

「家」中有三個羅曼史，便是覺新和梅，以至於瑞珏；覺民和琴；覺慧和鳴鳳。在原著中，覺民和琴的戀愛比較的不突出，曹禺既已着眼於覺新，那末對於在原著中本來不佔重要地位的覺民和琴的事，當然更可輕描淡寫的過去。在曹禺

的筆下，覺民和琴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個性。覺民，祇有在他說覺慧是「危險份子」的時候，纔約略可想到他或者是一個新潮流中比較保守，比較穩健的份子而已。琴究竟是怎樣的人物，何來何去，可真顯得模糊了。

不過，在原著者的立場，相當強調的覺慧和鳴鳳間的一段傷心史，給曹禺輕輕的放過，似乎有些遺憾。鳴鳳的死，不知會贏得原著小說讀者多少的熱淚，在「金都」的舞台上，它却没有給觀眾留下怎樣深刻的印象。曹禺祇烘托出覺慧和鳴鳳的相愛，和鳴鳳的自盡，却不會強調到高家怎樣的以壓力加諸鳴鳳，要她嫁給馮樂山，而種下她投湖的根由。鳴鳳的死是一個悲劇，悲亦就悲在她怎樣因熱戀三少爺，反抗高家人把她遺棄的旨意，結果仍不獲向覺慧訴盡衷腸，以至含屈而死。曹禺刻劃了鳴鳳自盡之果，而沒有把悲劇所在的自盡之因介紹出來。比較言之，在這一環，他是不及吳天的。

有幾個人物個性的刻劃，確實很好。覺新是在舊勢力傳統的包圍中漸漸消蝕了他的青年的活力與勇氣的。倘在別人的筆下，他可能變爲一個整個自怨，自嘆，愁眉苦臉的可憐虫，這樣他還會得到人們的同情嗎？曹禺所描寫的覺新，他之所以頹唐，萎縮和懦弱，完全是由於環境；地位，以及接連不斷的打擊所造成。他是新舊勢力的

中間人物。正因為他的個性過分複雜，曹禺借用了一「獨白」，把蘊藏在他心底深處的悲哀，完全表露出來，真正到受新途續露在觀衆之前。「藉她的幸運，機變，和諛媚的本領，爬上了另一層奴婢的階梯」的陳姨太，在曹禺看來，亦不是一個最壞的人。她的壞處是爲了要在這樣複雜的大家庭中求生存，所以她不得不刁滑，不得不險惡，其實她生活在這種環境中亦祇有痛苦，沒有人同情的痛苦。馮樂山是典型的「雙重人格」，他講仁義道德是出於本性的，可是他的內心却深藏着原始的「虐殺狂」，婉兒返高家向往日的主人訴苦給他撞破時他所表現的神情，正是那雙重人格的交叉點。錢媽媽生性怪僻偏強，心直口快，在城外舊屋內挪揄陳姨太，和在覺新的洞房內咒罵馮樂山，都足代表她的個性。「最痛苦地獄的冤魂是沒有叫喊的！」這是梅芬的自我寫照。

劇作者既以整個劇情集中於覺新，對於瑞珏亦應該有全面的交代。可是，在劇中，瑞珏祇是一個賢妻良母，她的處境，她的痛苦，沒有刻劃出來，主要原因，亦許在於瑞珏和大家庭中其他份子的關係，和她對於梅表妹真實的隱衷，給劇作者輕忽了。

分幕簡潔，而且前後一貫。第一幕兩景，爲覺新洞房。首景將全部人物，介紹殆盡，到覺新與瑞珏交拜天地爲止。二景由鬧房起，少頃夜深

天下半月刊 第四期

諸葛蓉：半月劇評

人散，覺新與瑞珏相顧無語，各自「獨白」，音韻調和，正在覺新感覺窘迫，巴望有人來打破他們間僵局之時，床下鑽出三個鬧房的孩子，很是風趣，而覺新和瑞珏亦因而交起口來，這一變復是自然，足徵劇作者的聰明。結束處覺民開進門來，報告梅芬已下鄉。試想三更半夜，洞房門豈有不關，容得閑人衝進之理？這是劇作者撥局的疏忽處。第二幕兩景。第一景爲夏夜，覺慧住宅小院內，三少爺與鳴鳳眷戀情深，結果鳴鳳投湖自盡。這一景借重燈光和音樂，氣氛很好，可惜爲了上述的原因，悲劇的成份還欠濃厚。第二景內爲覺新臥室內，覺新，瑞珏和梅的會見。這一層三角關係，寫得不够親切。瑞珏對梅的態度究竟如何，既不可知；梅對瑞珏的意向，亦含糊不明；照理，瑞珏和梅同病相憐，惺惺惜惺惺，總能把這三角關係滲入了悲苦的因素。事實上，這一景沒有給人怎樣深刻的感覺。第三幕第一景爲秋日的傍晚，湖濱水閣旁，覺民出走，婉兒訴苦，馮樂山圖虐婉兒給覺慧攔阻致起衝突，高老太爺訓子，氣得暈倒。這一景前後緊湊，調子一段，尤爲全劇關鍵之一，人物地位處理得很好。第二景景同，高老太爺病重身故，覺民返家，瑞珏懷孕待產，陳姨太藉口血光之災，硬要瑞珏搬到城外去生養。這一景結束處用搶景法，台上燈光全熄，人影憧憧，誠爲瑞珏惡運臨頭之兆，感人頗深

。第四幕爲城外錢氏舊屋，瑞珏難產而死。瑞珏臨死，覺新來，覺慧來，覺民與琴來，淑貞亦來，雖曰交代清楚，但臨死時間太長，而瑞珏又絮話不絕，空氣非常沈悶，氣氛尤感散漫，結尾瑞珏一閉眼，祇聽見淑貞說了一聲「大姐眼睜閉了」就下幕，給人的印象冷淡得很。

論導演。不消說，朱端鈞很用心。不過高潮的放鬆，和若干場面的不够戲劇性的渲染與誇張，隨而不能緊握住觀衆的情緒。正因為全劇包拈了不少片斷的情節，祇有靠導演的手法，方能化散漫，鬆弛爲活潑，緊張，融通的氣氛。詎料像鳴鳳死；覺新，瑞珏和梅三人會面；高老太爺死；和瑞珏死等高潮，都欠潑鍊，給輕輕放過。不過，導演處理熱鬧場面，很有把握，如覺新瑞珏參拜天地，鬧房，和高老太爺訓子等都是。

論演員。當然不能跟上海劇藝社演出時的相比，不過大致尚可差強人意。馮靜的進步快極了，演覺新，很能够把握住劇中人的個性，而他的扮相，藍袍黑褂，戴了瓜皮小帽，將一個在舊勢力包圍中而本性傾向於新的青年的風度完全傳達了出來。他的戲，前半部勝於後半部。吳涓的瑞珏，溫柔賢德，自然發揮無遺，差的是傳達內心表情，讀詞每句尾聲太重了些。丁力飾馮樂山，道學有餘，陰毒不足。戴耘的陳姨太，從輕就熟

，那種刁猾陰險的態度，給她刻劃得入木三分。沙莉飾鳴鳳，格於劇本，不能發揮，和當年英子自難對比，不過亭亭玉立，楚楚可憐之情，給觀眾很好印象。姜笛的錢姨媽，頗出色，惜過火。覺慧的戲，演來易於過火，以往的韓非如此，而今天的衛禹平亦然。張可的梅芬，很合身分。李宗善的婉兒，在回高家訴苦一段，演得很好，餘如李言，端木蘭心，王彝，英郁，柯剛，劉基，韓焱，等等，平平。

服裝和道具都比「同茂」以往演出的任一個戲好。

看完了戲，又覺得曹禺的改編，似乎依賴原作的地方尚多。如果一個觀眾事前未曾閱過原著小說，未曾觀過它的話劇或電影，未曾知道它的情節究竟怎樣，那末去看曹禺改編的「家」，一定會「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的。不過，在編導，演三者之中，比較起來，最成功的還是編劇，尤其是曹禺不拘泥於原作的表面故事，祇抓住它的精神，而展開的自己的創作才能的發揮。

假使你去「金都」看「家」，記得，你是單看曹禺的面上。



「樑上君子」是一齣三幕鬧劇。由佐臨根據匈牙利劇作家莫訥的作品改編，導演，由「苦幹」為

申報助學金呼籲，繼「國」後演出於「巴黎」。既已稱為鬧劇，自以使觀眾哄然大笑為第一要着，內容方面當然不一定要入情人理。不過笑料的安排必須巧妙而自然，演來亦該誇張而不過火。「樑上君子」，以發生在某日黃昏至翌晨十時短短十幾個鐘頭內的故事，穿插的笑料竟如此的多，如此的巧妙，而演來尤覺生動逼真，使觀眾笑得自然，笑得痛快，這該說是編導的成功，演員的成功！

劇情很簡單，在劇中出現的人物却不少，如律師，小偷，交際花，女學生，女教師，警官，等等，無不出之以婉妙之諷刺，而趣味之濃郁，猶其餘事。故事是一個好名，好誇口，好出風頭的夏律師，爲了要滿足他的慾望，接受了一向跟他狼狽爲奸的小偷包三的建議，化裝夜探匪窟，希望藉此破案成名。結果不僅虛此一行，那晚家中又鬧得天翻地覆。包三行竊敗露，夏太太和屠巡長的幽會不歡而散，私人祕書白夢蘭和愛爾倫情的風波疊起，家庭教師馬露西的優勁惹起，以至小偷假冒律師，律師反成囚徒，待歪情曲節一交代清楚，觀眾們已笑得力竭聲嘶了。

三幕一景，爲夏律師事務所之客廳。分幕簡潔，前後連貫。第一幕介紹人物，爲第二幕中種種趣情趣事，一一佈下伏線，所以第一幕的價值，不能單獨顯出，祇有在看畢了第二幕後才能發

現。第三幕中，水落石出，浮一大白，律師依舊是律師，小偷兒瑯瑯入獄，各就本位，各安其職，全劇於焉告終。簡言之，第一幕是「起」，第二幕是「承」與「轉」，第三幕是「合」起承轉合，章法井然，無懈可擊，是爲劇作者之長處。

演員陣容堅強。史原飾「樑上君子」包三，小丑角色，的是拿手傑作，第二幕中夜偷夏律師保險箱時深受良心譴責，和假冒律師，顛倒乾坤等數段，演來出色之至。石揮的夏律師，氣派稍嫌不夠，第二幕中被捕時欲訴無從，欲辯不能時的神情，可歎觀止。丹尼的交際花一類的「蛇型」女性，可說是一時無兩。林榛的女家庭教師，極風趣。王駿的白夢蘭，動作做作了些。林杉的嬌憨可取，惜戲少，不能發揮。企洛的慧勁過火。白穆的優樣生硬。餘如英梧，陳平，田黎，樂遙，莊嚴，戲均少，平平。

總觀全劇，演員雖好，編導尤勝。劇情之簡潔了當，絕無拖泥帶水之處；人物個性描繪之細膩；故事進展之迅速自然；均爲編劇方面美好的收穫。論導演，氣氛之濃厚，緊湊，每一笑料，各有韻致，一一推陳出新，使觀眾不覺沈悶，不覺厭膩；台上人物地位處理得當，外加小動作，噱頭頗好，用見佐臨導演鬧劇手法之一般。

有人說得對：「樑上君子」是一部成就極高的鬧劇，笑料多而不失其內蘊的意義，因而易收雅俗共賞之效。



生命的跳動

唐立人

名劇作家子份說：演劇是迷人的專業。我想，不該是演劇，其它的藝術，何尚不是迷人的玩意兒；否則，世間又怎麼會有那麼衆多的人，自動跳出功利的圈子，不怕艱辛，羣趨荒蕪的藝苑來耕耘、拓荒，就是赴湯蹈火，亦在所不辭！

如果認為這是一個謎，這兒就有一個充滿着「謎」的氣氛的場所：中國藝術學院。

黃昏時分，照例地，排演室裏總是擠滿了人，按着劇中人的喜怒哀樂，有的發狂似地大聲嚷嚷，有的噙着滿眶的熱淚在哀訴；鄰室裏遠遠唱和着人工的鴉鳴和犬吠。

幕地，我想起日本舞姬崔承喜的一個舞踊節目：「人老心不老。」因為在一個並不爲人注意的角落裏，殿工上老先生蓋上眼睛靜靜地傾聽着演員們的發音，往往敵不住精力的衰退，他老人家點着頭在打瞌睡，可是一有誤音發現，就孜孜地爲他們糾正。

「嚴老先生，您累了！今兒您身子還沒有十分復元，早點兒休息吧！——雖然這是扮演茶花女的那位小姐說的，每個人的目光裏却都孕蓄着同情和謝意。

「不，老毛病不關事。」他從不顧慮到心臟病的危險性，有時他常常零跟學生們講他三十年來研究國音和方言的故事。同學們亦常愛跟他打趣：「嚴先生，您真是一位和藹可親的老人家。」

他們持續了三個多月的「天長地久」（即「茶花女」），據該劇導演穆尼先生的意思，還有一個時期的磨練，因爲他一向主張：藝術是變長時

期的孕育。不過，看他們的工作的緊張情形，演出的日子是不會太久的。據說還有葉勳風先生的創作「燔祭」和「長期合同」等著開排呢！

有人說：演劇是動的藝術，文學是靜的藝術。其實，這僅是皮相的看法，內在一樣激動得厲害。

中國藝術學院裏不正有着許多被「謎」迷住的文學青年？有一間屋子，四周都是他們的生命跳動的痕跡：通過詩的媒介，他們的心靈作着會心的交流。表面上雖是那麽靜悄悄地，字裏行間卻跳躍着一顆顆熱辣辣的心！

胡山源先生是他們的系主任，「祇求耕耘，不問收穫」，祇要有人聽，祇要有講話的機會，那怕祇有一個人，祇可講一句話，他就聽不辭辛苦地播種；他真是一個好園丁，目前文壇上的許多花果，他都會賦予了無限的汗血。

時間真快，這座充滿了藝術氣氛的學院，已經有一年的歷史。當它進入第二年，必有新的氣象，新的貢獻——每個愛護它的人，一定會這樣地祝頌着。

據該院院長嚴雁賓先生說，他們根據過去的經驗，克服了它的弱點，保留了它的優點，再加以人力的充實，已經聘定了胡山源先生、葉勳風先生、陳松溪先生、芳信先生、周起先生、穆尼先生等爲院務委員，共策推進，在這幾位先生的領導之下，必爲荒蕪的藝壇種下奇葩！

無名的一羣

——田心馨——

十一月二十八日，風雨之夕，在愚園路上的一個學校裏。

二十多個青年

，個性不同，職務不同，所受教育亦不同，可是，通過

了共同的對於寫作的愛好，一切的不同消滅於無形，大家緊密地團結融洽在一起！

一隻長方形的會議桌，鋪上了

印花的檯布，再安置了幾瓶鮮豔挺秀的葉花，使那間陰暗的屋子頓的響亮了起來，尤其是桌上的餅乾，蛋糕，和用各種美麗的彩色紙所包的糖菓，不時的吸引着人們欣羨和貪婪的目光。饑涎欲滴，每個人似乎都在預先體會那些茶點的味道。

一個朋友一手拿了一本簽名簿，一手拿了一枝飽含墨汁的毛筆，忙着跑來跑去，請到會的留名。亦許是因爲大家太客氣的緣故吧，沒有一個願意先簽。那位朋友一看勢成僵局，祇好另籌良計，他靜靜地走向那靠壁坐著，倦閑地撫着他的女孩子的肩膀，嘻嘻了嘴，似笑非

笑，欲笑不笑的一個。

「胡先生，請你先簽吧！」

沒有回答，但見簽名簿第一頁的右上角，很快的現出三個字。

坐定之後，很自然的，左面是

「女界，」右面是「男界，」變成「兩軍對立」的樣子，不，該說是「兩軍聯肩作戰，」更爲恰當些。

在全場肅靜中，主席起立致辭，清脆的國語，沈沈的聲調，大家都屏息以聽，間或他有些風趣的話，贏得周圍傳來幾片輕微的笑聲。結尾，他說：「現在請胡先生致辭。」

一陣鼓掌，胡先生笑容滿面的站了起來，用他一貫的瀟灑從容的神情，和老朋友絮話家常一般的語調，表示了他對這一羣青年朋友的期望，雖然他開頭說：「我今天不準備說什麼話，因爲這是你們自己的事情。」

記得早在十一月十二日的下午，同一地方，已聚集了七十餘個愛好寫作的青年，他們或從不同來的地方來，濟濟一堂，編得上一極一時之盛。「他們中間大部份是兩個學校的學生，另有十餘個在同一地方供職，由於那次「盛會」的媒介和刺激，之後便促成了他們三個

單位所屬份子彼此間有組織的，經常的聯繫。其餘不屬於以上三個單位的，爲了同樣的理由，亦結成了一個圈子，二十八日的集會，就是這樣產生的。

胡先生講完了話，介紹開始。介紹的方法并非每個人依次起立，說一聲「在下姓甚名誰」就了結，而是由每個人介紹在座中最熟悉的一個。這樣，因聚了兩個人連續的話而造成的沈悶的空氣，又輕鬆活潑了起來。「他的詩寫得比散文好。」「他的綽號是「道兄」。」「她愛吃花生米。」「他是XX的入室弟子。」「她的歌唱得再好亦沒有了。」……每一個介紹，每一片笑聲，越介紹，越好笑，在此起彼伏，此伏彼起的笑聲中，融化了虛偽，掩飾，拘謹。在這裏，沒有別的，祇是坦白的團契，可貴的，純潔無私的友情。

接着是討論章程。「本會定名為XX文學會。」

「一本會純以聯絡青年寫作同志，增進感情，研究文學爲宗旨。」

用兩個「X」來代替，因爲還不會想出最適宜的一個。所以在討論章程完畢後，主席請大家提名，聽候公決，於是「同舟」啊，「五十年代」啊，「風雨」啊……結果依舊是沒有決定。一個朋友急性子，嚷着說：「想不出好名稱，就說是「無名」好了！」沒有人附議，「無名」之名亦不能成立。不過，事實上，到現在爲止，他們還是「無名」的一羣！

職員選出了，一共是五個。茶點吃完了，事亦商定了，天色黑了下來，大家的精神開始顯出散漫，可是誰亦不會準備好別離的情緒。突的，一個朋友站了起來，毫無懸諱的發表了他的悲憤的羅曼史，他說他在這方面所遭遇的是一個「社會問題，」他呼籲人們的同情。「戀愛問題對於青年的吸引力相當的大，大家重復興奮了起來。面對着這個嗜過戀愛的苦味的「同志，」人人都投以驚異和「同情」的目光。

任是依戀，任是流連，時鐘無情地奏出離別之歌。踏出那間照燦燦一百支光電燈，光明的屋子，這無名的一羣，一個個又隱滅在無邊的黑夜裏！

……通過。

會的名稱，在章程草案上，確

人市儈的一套口頭應付，當然滑溜滾圓，加之那傢伙還兼帶着些小政客的气習。

世界上也真有那麼冷的東西。有感覺的皮膚

「可是老弟」，九舉鎖起了一對又粗又濃的

……否則那裏又能弄到今天這……」

眉毛，「你這計劃，我雖不會見過，大約不外「

「噢……！」九舉陡地站了起來，兩隻突出

生財之道」的玩意兒，照你的腦力，當然定有好

的大眼，睜得圓圓地，作作有芒，射在逸民臉上

東西在內，否則也不至貿然進行的……可是你要

：「我知道了，他可是輕描淡寫的給了你一頓侮

曉得……」

辱？……只怪你當初一絲消息也不給我吐露，否

「我都曉得……」逸民有些不耐似的接過了

則……」

口，「你的意思是說，既有計劃，當然也應當有

「噫……！我們這樣的知己，難道還想瞞你

這麼一個兩個心目中的大人物，作為進行的中心目

？不過像這種下三濫的玩意兒，對你說了，好呢

的……這個當然是有的，否則豈非「無的放矢？

，受你一頓笑罵罷了，不好，你把鬍子一翹，臉

「……」

一板，兩眼一瞪，也許就那麼絕交了……你自己的

「誰呢？」九舉摸着刺蝟似的下巴。

的脾氣，你難道還不明白？……你猜我受了那傢

「噫！中心人物也有，他的力量也够得到，

伙的侮辱，也猜得不錯，侮辱倒也罷了，如今整

可是早經料到那股氣派難受，如非萬不得已，我決

個的東西都被他誣了去……」

不願多此一舉……可也真的湊巧，那天報上偏有

「哦……？那是怎麼一回事？」每個字都有

這段廣告，又偏生遇着這個騙子，真的成了「偷

一斤重似的。

雞不着蝕把米」了。……當初我也本想雙方進行

那是逸民在發覺田子明騙術之後，第二三天

，無奈一入局中，不由得不着迷……」

，自己受了些風寒，雖是素來胸襟開闊，到底有

「那麼這位中心人物究竟是誰哪，可會進行

些嘔氣，所以也有些頭暈發熱。又怕孩子們替他

過？」九舉顯得有些焦燥，摸來的一把烟捲，已

担心事，只得撐熬着，仍舊照以前預定的計劃進

經抽到最後一隻了。

行——晉謁這位闊朋友。

「這人你不會認識，也是我從前的老同學，

近幾年因為貧富階級懸隔，不會來往，所以

飛黃騰達已有相當的年代了……何嘗沒去進行？

從電話簿裏找着地址，先打了一個電話約會。商

情成功。現在已是三四個星期溜過去了。無端被

人玩弄了一頓，那奸猾冷笑的面孔，不時映現在

眼簾上，儘量的擲揄着，又是一種特殊的刺戟。

自己的體質，近幾年缺乏營養，已經是很羸弱，

加之在前幾天晚上逆着風雨，半身浸在大水裏，

游泳似的，走了差不多五六里的路；風寒之後，

天一晴，又受了黃梅時節中的悶燥，焉能不來點

時瘟中應有的骨節酸痛，頭腦脹疼，胸膈作悶？

……病了，然而還不得不靜悄悄的在這闊人的冷

板凳上默守着。

這時候的時間，在反抗的心理上，每一分鐘

是要比平時增長了許多倍。煙是那隻一隻隻的抽

着；但在病人的口中，只有一種說不出的辛辣，

在平常要是把烟捲比作多情的美人，這時候竟會

得變成刺目的浮尸，或腐爛未盡的美人屍骸。這

闊人的客室，確實佈置得十二分的華麗，但在逸

民的情況之下，只感覺到厭惡，憎恨，成了但帝

描寫的地獄。

主人當面出來了，未進客室，先聽到一兩聲乾咳，又似乎是吆喝的聲音，那麼剛勁，雄壯，不，簡直威武。前清時代，官府出行，爲什麼鳴鑼喝道？那是示威，表示本官的莊嚴。這乾咳是標準商人「先聲奪人」的工具，同時也好叫室內守候的人，準備端整自己，來迎接主人。

「久違哪，逸民兄，……哈哈嘻嘻……」昨夜鬧了一個通宵，今天竟爬不起來……「那臃腫癡肥的身子，確實是隻「爬」才行。

「……」逸民精神提得過分，反而感覺一陣暈昏。

「好幾年不見面了，一晌好……？呃……」

話是很平常的幾句話，也常聽得見，只是從闊人的口裏出來，神氣之間，有那麼一種意味，把對方撐拒在相當距離之外。

逸民還不致於寒慚到我們想像的地步；他的氣度，他的警靈，他的沉靜和勇氣，烘托出整個的人格化身，叫人不能，也不敢十分輕視，侮辱。在寒暄幾句之後，逸民單刀直入的表示了來意。

「當然，當然，只要兄弟力量及得到」，這裏又攪入了兩聲乾咳，因爲喉嚨裏起了火痰。「這時候，……咳……，固然可以創辦新事業，不過一來銀根奇緊，二來，手續困難，三來，老兄是知道的……，吼，哼，呃，……」

像打鼾，又像打飽，毛病可真多咧。

逸民想把計劃的大意和精彩略說幾句，在要說之前，很想從闊人臉部，看出是否有一點誠懇的表情來；可是你看過京戲中的「加官」嗎？這位闊人的臉，就彷彿是那樣毫無表情的假笑着，……不，因爲直覺上我們知道「加官」的臉是一隻不能表情的假面具；我們還可以幻想到京中浸了兩三天的死人臉；所不同的，闊人的眼眉邊能動，臉皮上還有一層餘脂的脂肪，透出表皮外面，油滴滴的。

「這計劃的重心……」逸民開始了。

「老爺……電話……」家用饒歐進來，很恭敬的報告了。

「這計劃的重心……」逸民候闊人二次坐定，趕快提出頭緒來。

「老爺……太太快要出門了，請您說一句話。」清河型的小老媽探進了頭來。

「這計劃的重心……」逸民感到一陣頭暈口渴。

「老爺……太太小姐都在車子裏等着您哪……」小大姐燕語鶯聲似的，輕輕的囁着，一扭身竟把門拉開，側身靠門站着。

「咳……真對不起……是有個約會……這怎麼辦，要是有計劃書的話……吼……哼，呃……」

這是一個困難問題。逸民本來打算先把計劃的綱要提出，察觀觀色，如果闊人有幾分活動，再把計劃的精彩，和將來可能的收效，說明大略；如果竟蒙闊人口頭贊許，然後再慎重的審慎一番，討個可靠的口氣，才能把計劃書拿出來。

要是沒有經驗的話，或是願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量」的話，逸民就不該把計劃書帶在身邊。這是非同小可的事；因爲逸民的這個計劃雖不是能造出什麼驚天動地奇蹟的符咒，可也是普通人難能想到的一種生利方式。然而好像科倫布發明豎直雞蛋似的，如果一經說明，又覺並不十二分巧妙，並且只要有相當的實力，一經道破，人人可做。加之逸民的一枝筆，生龍活虎似的，把要緊的關節說得簡潔明白，只要能讀下去，沒有不了解的。

「老爺，你想我當時應該怎麼辦？」逸民對沉默靜聽着的九皋提出了這個問題。

「唔……」九皋把嘴在唇邊的烟頭子噴到地板上，一伸腳踏住，一口餘煙，噴了喉嚨，一邊咳着「一邊說「怎麼……辦……想……你是給他了……要是我……哼……甯可不幹，也得挨到第二次見面，看情形再說話！」

「那可透着狡猾哪。」

「瞧你這個傻瓜，……對付這一類的傢伙，你不調皮一點，就得上當帶吃虧……你不是在後

悔着嗎？……與其後悔，何不調皮一點？」

「話是不錯，可是不防着這一擠，紙好拿給他，况且那個計劃雖不錯，好在後面還有一連手一進一出的兩個方式，比那個計劃更高一着咧……。」

「那麼，到今天有多久哪，一點消息也沒有嗎？」九舉又有些焦躁起來，抓起書桌上的次貨烟捲燃着了。

「打過幾次電話探問，先還推三阻四，昨天竟把計劃書送回來了……說什麼『困難太多，無法實施。』」

「哈哈……爲什麼不向別的方向進行？」

「進行什麼？……今天報上早登出了開辦的廣告，資本現成，發起人，贊助人，早已齊備。」

「哦……」九舉跳了起來，「就是那個甚麼……？」

「可不是……？」

「嘿……可惜可惜……！」

「味呀，你知道『九陽真人的化血陣』，自己可擺，自己也可破哪……！」逸民神清字靜，把手摸着光光的下頰微笑着。

「哈……你還留了下手……？」九舉喜得手舞足蹈。

「豈敢！」

「倒應你不透，……那麼你又何必自……」

九舉把書桌上那副目的小瓶抓在手裏。

「誰說我自殺？……那瓶裏是小孩子一點新化合的流質，要是強度够高，也是可以發點小財的玩意兒……你別胡說八道咧。」

「咳，……剛才我燒掉的那封『絕筆』又是開什麼鬼呢？」

「倒要試試你的推想力。」

「那有什麼……無非打算同那傢伙鬥法罷哪……。」

「誰有那們多閑空？且等四五個禮拜後，再找他算賬……！」逸民邊說邊在書桌上堆文件

中，抽出了幾頁「給你這個熊，省得你胡猜亂想。」

這是逸民第二個計劃的進行節目，一看就知道九舉所說的那個「絕筆」，是敘述「傳家寶」考據中的一段故事材料，預備在報紙上要披露的一種佐證。

九舉呆地坐在那裏，好像思索什麼，半晌方自言自語似的「那封信你又得重寫啊？」顏色上顯得有些窘。

「那只是備而不用的一種東西，如實在需要，不過多費兩小時工夫罷咧。」

「傳着……」九舉把一隻粗手臂一揮，「給你這八卦陣一鬧，把我的來意都鬧忘了……學校方面你打算怎麼辦呢？……盡耽誤着人家的孩子們？」

「不是有人代課嗎？」

「眼面前你這一家的民生問題又怎麼辦呢？」

「九舉代替逸民憂慮。」

「熊罷咧，……」逸民一挫牙齦，「不瞞老哥，我這是『破釜沉舟』的一擊，有進無退……！」眼睛裏射出光芒來。

「你這是跟命運搏鬥咧，嘿……好勇氣……！」（第二章完）

中國藝術學院戲劇系

演員科 編導科 文學系

新聞學科 新文學科 招生

授教與目課

小說研究（陳復惠） 導演技術研究（方君逸） 新聞學（黃寄萍）
高劇原理（秦勁風） 俄國名劇研究（芳信） 編輯學（孫恩霖）
名著選讀（史高穆） 舞台技術基礎（陳紹周） 國語（嚴工上）
文藝習作（胡山源） 舞台發音方法（鄭守燕） 採訪學（蔣槐青）
戲劇概論（穆尼） 舞台表演技術（周起） 聲樂（鄭守燕）

開學 十二月十日（報名從速）
院址：威海衛路同孚路四一四號

名劇 天長地久 許幸之編劇 穆尼導演

編者的話

光陰過的這麼快，一轉眼忽又到了一九四三年的年底了。每到年底，無論何業，無論何人，不期然都要來一套檢討的工作，檢討之後，又得預擬一個發展的新計劃。有的固然是續舊章，僅僅加上一番整理，刷新，有的却是根本改造，重起爐灶。

本刊剛才出到第四期，却也碰上了這個年底除夕，讀者也許要問，往後的「天下」還是整理刷新，還是重起爐灶呢？

我們的答覆是既不整理刷新，而更無須乎重起爐灶。不刷新，因本刊還只剛出四期，短短的兩個月，本是新簇簇地，何必再刷？重起爐灶的話，更無須談得。那末，一九四四的新年即要到來，本刊簡直一無舉動嗎？

那又不然。舉動是有的，而且希望這個舉動很大，很有效。

一，本刊原有一個既定的計劃，爲了匆匆出版，雖是已經出到了第四期，而計劃中的條件，可說不會做到多少。我們有一個理想的「天下」在心目中，到了一九四四年之後，我們下決心要把這個理想做出實際來。

二，雖蒙讀者及同文，看了本刊幾期之後，謬讚了一聲好，——稿件雖雜，水準尚高，作家

陣容又相當壯實——等等，同人受寵之下，實深慚愧。在慚愧之下，却竭誠極力的佈置，一方面把特約作家的陣容更加充實起來，一方面把內容不僅往水準上增高，並且往理想的範圍內走去。

三，這里附帶報告讀者一聲，本刊第五期，預定出一個「新年特大號」篇幅由四十面約增加一半。內容十分精彩，究竟有些什麼作品，這裏賣個關子。好在「下期預告」欄內，多少也洩露了些春光咧。

關於投稿諸君，這里也要說兩句。本刊自來是採公開態度；除了一二十位特約的名家外，對

於來稿，只要內容充實，「言之有物」，本刊絕對歡迎。

這里再要重複聲明一句的，本刊篇幅有限，文章以二三千字爲準，最歡迎雜感小品，散文特寫。最不喜歡小說，因爲現收到的譯作小說，用到夏天還有富餘。其他如遊記，速寫，報告文學，等等，都在絕對歡迎之列。

本期內容，自問在質量上，都比前三期充實，每一作品，都有它的特色，這有待讀者們自己去體味，無需編者在此一一介紹。這期又因稿擠，「人生信箱」暫停。

本刊新年特大號

△「生活特寫」專輯要目▽

- 夜雨蕉窗錄..... 映碧
- 我踏出了話劇圈..... 江泓
- 大學的陰暗面..... 孫一帆
- 雙料的「黑良心」..... 庸
- 教書匠改行記..... 秋
- 赫赫鄉鄰，餓死老婆！..... 桑
- 學徒的轉變..... 金
- 繅絲底浮塵..... 蘇
- 鐵飯碗碎了！..... 白

要目繁多 不及備載

申報

- 銷數最大 •
- 貢獻最多 •
- 廣告效力 •
- 高於一切 •

人事繁雜處理為難過去一年中上海市民因利用申報分類廣告，而得以圓滿解決者何止數十萬人！

申報分類廣告（徵求·出售·聘請·特聘·營業·車輛·招生·飲食·拍賣·娛樂·房產·召盤·召租·醫藥·）二行起登卅行為限每天每行特價十二元電話接稿

廣告刊例如有變更概以本館公佈例為憑。

●八四三三九撥請稿接話電 元二十行每告廣類分●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社長 李賢影
 主編 葉勁風
 編輯 葛家良 孫恩霖
 發行人 蔣槐青
 出版者 天下出版社
 上海江西路四號二樓
 電話一七〇七八號
 大沽路三三三號四〇號
 國光印書局
 電話三三七四三號
 總經銷 商社書報發行所
 慈淑大樓五二八號

各地特約經銷處

南京：新國民書局 金門書局
 鎮江：建國書局 中國書店
 蘇州：華林書局 新國民書局
 無錫：新華書局 日昇山房書局
 常州：世界文具社 大中書局
 揚州：世界文具社 陳恆和書林
 杭州：玉山書局 昌明合記書社
 嘉興：西雲書局 問經堂書局
 太倉：元大商店 蔣雷圖書公司
 南通：文大商店 蔣雷圖書公司
 蘇州：新生書局 蔣雷圖書公司
 蕪湖：新生書局 蔣雷圖書公司
 松江：福新書局 蔣雷圖書公司
 青島：文源書店 蔣雷圖書公司
 如皋：如皋書報社 蔣雷圖書公司
 寶應：津達商報社 蔣雷圖書公司
 泰縣：新泰書局 蔣雷圖書公司
 天津：海星書局 蔣雷圖書公司
 北京：學古堂書社 蔣雷圖書公司

徵稿簡約

本刊歡迎投稿
 一、來稿須繕寫清楚，並註明詳細地址、本刊體裁，包括專著、論述、批評、雜感、小傳、訪問、遊記、特寫、報告文學、小品隨筆，皆所歡迎。能附照片尤佳。
 二、來稿揭載後，千字奉酬四十元至六十元。原片圖照每幅二十元至四十元。於每月十五及三十日發出。
 三、譯稿無論直譯、摘意、改作，請示原著出處、年代、作家名稱，附以引言介紹尤佳。
 四、來稿在本刊發表後，版權為著譯者保留，惟本刊於另行刊印文集時，有自由運用之優先權。
 五、來稿非經特別聲明，並附寄貼足郵票寫明地址之信封外，概不退還。
 六、來稿請逕寄上海江西路四二二號二樓天下出版公司收。

廣告刊例

地	位全	頁半	頁
底封	面三〇〇元	一六〇元	
正封	裏二五〇元	一三〇元	
底封	裏二五〇元	一三〇元	
正文	前二〇〇元	一一〇元	
文字	中一六〇元	九〇元	

廣告銅鐸版概由客戶自備如欲代辦按照市值計費

深得吾心

！給我新生命！
！給我新動力！

大瓶特價
藥房普遍發售



新星藥廠監製

血液為生命的中心。營養是生命的動力。「深得吾心」以補血與營養為基點。每一西西均含有足量之造血要素——新星特製濃縮肝精。及增強活力之維他命A B1 B2 C D。健腦。却癆。補骨之維他命。常服使兒童增加發育力。中年獲得新動力。老年人更得新生命。此在醫藥界已獲得最高評價。更舉為理想的大補藥！



足量維他命A B1 B2 C D
及造血肝精

鈣劑中最成功之出品



鈣素母

壯骨固齒
防癆補肺



開美科藥廠出品

公司藥房均有經售

而等蛋養肝
成混胎與以
功合下人用
的積再參膠
：製體肝胎

人之初，生長在滋養豐富胞胎之內，人之沒，消失了精血和賀爾蒙之故，調補老衰虛弱，還有何種藥物可比？

胚生蒙



聖藥保身
不煩

上海新亞藥廠
製造·各大藥房均有出售